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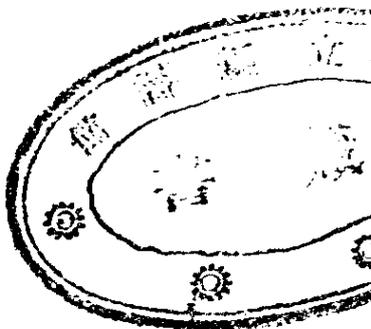
中華叢書

文藝彙刊

豐

年

李輝英著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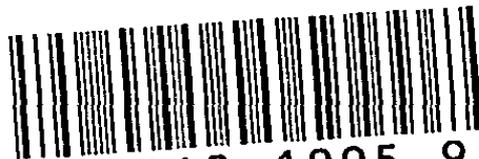
857.63
289.4-4
2

xx	xx	xx	xx
x	x	x	x

豐

新中華叢書
文藝彙刊之一

李輝英著



3 0610 1095 9

年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70511

自序

算起來，從開始作小說起，已經有了五六個年頭了。

從前，我是迷戀着「文藝作品是給人作消遣品的」，所以寫出來的東西，總是在美酒，女人——一句話，在享樂上兜圈子。可是，緊跟着「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蹂躪了我的故鄉，「一二八」滬戰，日本帝國主義的礮火，又摧毀了我攻讀的學校，這使我不但要遙領着亡省奴的頭銜，同時還失去了上海求知居住的地方。我彷徨，我恐慌，我悲哀，我更氣憤，終至，激起我反抗暴力的情緒！「醒醒罷，把你作小說的筆鋒改改方向不行麼？」我醒了，從昏沉的夢中警醒了，自己這樣問着自己。「你該把那種抒寫閑情逸致的筆調，轉為反抗你的敵人的武器！譬如：暴露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壓迫，屠殺，欺騙我們弱小民族的一類事情。同時，你也該抓住現社會的某一點，說上一些該說的話。」

這集子裏的三篇小說，就是我夢醒後的收成，是我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從上海回到東北，九月重行回到上海以後寫成，陸續在一九三四年新中華上發表的。我所以要回東北，說起來原因

很簡單，就是要看一看故鄉殘破的河山，和帝國主義鐵蹄下同胞們遭受的一些塗炭，是否和我困在上海道聽塗說，得來的情形一樣。事實上後來給我證明出那是不一樣的。所以這集子裏的三篇小說，如果說還有可取的地方，首先要推到它們的「真實」。這也就是篇中內容的主旨。

其次，關於文字方面，在執筆時原就小心用事，謹防寫出來的，是一些叫人看不懂的東西。因為我自己就是一個深受文字生硬那一類文藝作品的害處的。

說這是一篇序，倒不如說是我幾年來創作上的一個過程，可是，沒有這段過程，又怎能寫出這個集子呢。那麼，這也許不算是費話。

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輝英

豐年目次

序

豐年……………(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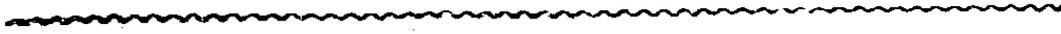
修鞋匠……………(九九)

鄉下人……………(二〇九)

年

豐

2



豐年

七月末的過午太陽，像火一般熱，熱得人有些喘不上氣。孫三在田裏巡查了六圈，滿臉滿身都冒出來熱騰騰的汗，但他的心裏連一句埋怨天氣的話都沒有，因為這以後的天氣，愈是炎熱，愈能够把子粒曬黃，曬得結實。眼看那地裏頭黃黃的一片莊稼，再過半月天就好收割，他一肚子儘是說不出口的愉快，因而在枯皺的老臉上，不自主地伏現出一副笑容。但是，當他第二次再用兩只昏花的眼睛，向自己耕種的八晌地看過後，看不到有結着紅粒子的高粱時，心裏的愉快和臉上的笑容，一下子就都消散了。高粱米，不獨是他們每個農家的主要食料，糧食之外，剩下的長莖穉穗，還可以作主要的燒柴呢。那，爲什麼不種呢？是他不願意種嗎？不，這就是他爲什麼在內心裏有了一點不痛快的地方以及輕易地消失了笑臉的原因。是被命令着不准種的，不但他孫三一家，全個王家屯都是這樣。立春，官家就派人四鄉貼告示，下令說日本人有命令，火車道兩旁五里地之內，不准播種高粱，怕將來莊稼長出來後，潛藏胡匪。孫三雖然不認字，和他同樣不認字的



刊

人在屯裏正有好多，可是誰都知道了這道命令。王家屯恰好在火車道旁，他們就趁着未到播種時，把原存的高粱種都糙成米吃了。不准種就不種罷。

不，那其實也可以說是意外的事，孫三記得楊玉全就沒有聽官家的命令，偷偷地種了兩晌高粱，離火車道還不過二里地。別人問他是怎麼回事，他會笑着說，「高粱不種，上秋那來的燒柴。又要掏出錢往裏買米，莊稼人除了小米、高粱米還有什麼吃的。不種可不上算，種到地裏，官家當真能拔扔了麼。」不錯，他的話像有點道理，可是他想錯了，官家對這事太認真啦，一點不讓步；後來到小苗冒頭時，專派人到四鄉巡查，就查到了他的高粱地，那些人，比平日下鄉來催大租的樣子還厲害，硬叫玉全在半天內翻了田，還罰了他五千吊，說是他不聽從官家命令。臨走臨走，還負氣似地說：

「想討便宜麼，這不是咱自家事，可以隨便點，這是日本人的命令呀，誰敢不聽，不聽就別想活！」

玉全哭着喊着跑半天才湊上五千吊，孝敬了官家，把長出二寸多長的小苗，綠油油的，都翻了，另種上了晚黃豆。算一算，罰錢、高粱種、種地人工、開銷，兩晌地空掏出一萬多吊……想到這，孫

三實在有些生氣，生氣日本人比官衙門人還不講理，更因此想到官衙門裏的人，平日對莊稼人能作威作福，爲什麼見到日本人自己就像三孫子似的一個扁屁也不敢放，低三下四的，就只聽日本人的命令！火車道，現在想起來也是怪討厭的，沒有它，那能受到限制；不恨火車道那可真不對，要是沒有火車，能够當天上吉林打回頭麼。應該說自己人不爭氣，自己人要是好的，那能讓些日本鬼闖進來！……

任便想到什麼地方，孫三究竟爲眼前黃澄澄的莊稼勾引得樂到忘去了一切憎恨與厭惡，看到那些由雨水調和才生長得這麼適度的莊稼，全個身心爲之鬆快了，暢適了，竟然深深地出了一口長氣，一面自語着：「唉，真是天年，兵荒馬亂年頭，倒難得這樣好收成。」

真是，一年以來，那一月在左近地方不有過戰爭！日本兵打胡子，胡子自己說是義勇軍，看起來又都是真牌莊稼人，說要打日本，他們爲什麼不種地，幹那樣事情！每次打，總有些人死；每次，總有些房屋燒燬了，莊稼糟塌完了；這不是兵荒馬亂的年頭麼。就說火車道，也還不是時常就讓人扒斷了，好幾天好幾天不能通火車！荒亂年頭，想不到是個豐年。

這麼一想，帶着一顆從困境中解放出來的心情，孫三伸出青筋畢現的右手，擦一擦臉上的

汗，隨後再解開小汗衫的釦子，透透身上的熱汗，歡笑着，慢慢地向着歸家的路上走去。

「孫三哥，上那去？」

聽到有人喊，向四外看，孫三看到穀地邊站着楊玉全，剛剛還想到他，不想他倒穿出來，笑了一笑，就說：

「你倒不禁想，剛剛我想完你，你就來啦，你幹甚麼呀？」

「三哥又賣好，誰要你天天想我，」變了話頭，「我看看穀子，有穀花呢。」

「多多少少都有點，今年年頭還不是難得，靠得住十分收。」

答着，又告訴了自己原是來查看地的，此刻是往家走，孫三說完就想起玉全的晚豆地，想問問豆子結得怎樣，又怕因此引起人家的不高興，像故意說別人的短處似的，就把話頭壓下去了。

玉全離開穀地邊，走到他的跟前。

「三哥，多收點又能怎樣，這幾年，年年收成都不錯，可是那年糧食賣過大價錢！忘了麼，不是年年都挨到年跟底下才能賣麼，人急得霍亂鑽天似的！」

聽這話，有些對，宛如說到心坎上，惟其如此，才像是有個不解的釦，引起孫三要討論一下究

竟的心思，沉思一會，終於對着面前的漢子，另一方面說是以常上街趕集見聞較廣的人，慢吞吞地冒出來一句：

「那，那倒是真的，那可是怎麼回事呢？」

「誰知道，我就聽說這裏頭有日本子搗鬼。那年跟大鼻子開仗，聽說一山一山豆子運不出，沒人買，後來日本子買了便宜。這兩年都這樣，日本子早看透這步棋，不到年底不吐口，老百姓那受得了，家裏儘是待還的債，恨不一下子就賣了糧好回家還債，到年底，貴賤也要賣呀……」

「這就賣不上大價錢啦。」

孫三一而用手扯着汗衫的前襟，煽動着汗溼的胸脯，一面替玉全作了如此的結論。

不過，玉全仍然依照自己的性子，又說了一大段話，不管孫三怎樣替他作着結論。

「要不我說收成好並不值得怎樣可賀，就是這種道理，你說對不對？糧收得多，硬不給你收買，到終歸還不是要賣小價錢！這年頭，說來說去還不是老百姓吃苦！可是，收成好總比收成壞好一些，聽說前一月松花江漲大水，哈爾濱江下水成千成萬响地都淹完了，那不是更沒有法子麼，更苦麼！」

「管怎樣，種地人總要靠老天爺吃飯哪。」

忽然吹起一陣風，樹梢，莊稼吹得呼啦呼啦地響。樹梢裏藏匿的鳥雀們，像是從悶熱的沉睡中醒過來似的，懶懶地唱着歌兒，有的悄悄地飛去了。只是一陣平常的風，屯子裏就顯得生動不少。

「到時候了，天頭熱，風可涼，是秋風啦。」

這麼說着，玉全一連打了好幾個呵欠，懶的身上有些癢溜溜的，一面擡手擦臉上冒出來的汗珠。

「可不是，再過半個月就割地了，該是中秋啦，還不該刮秋風麼？」

二

拐一個灣，過一片粳地，就該可以望到家門，孫三在田裏慢慢地走，他走得那樣的慢，因為想玉全說的話來的。這時，空中叫起「嗚——」的聲音，由遠及近，由小而大，使他停住了脚步。二年來，經歷使他知道這是什麼聲音。他本能地擡頭往天空上一望，正是一架灰色的飛機衝出一些雀鳥，亂飛着，亂叫着。孫三現在看飛機知道看國旗了，看到那大紅圈子，知道又是日本的，不可以

說，從他看到飛機起，至是日本的，吉林省，還沒有過飛機飛呢。飛機從頭上飛過去了，飛向東北去了，漸漸地像一隻老鷹似地消失在遠方天空中了。

「該不會又有什麼事罷？」這樣想着，孫三把原來擡着的頭低下來，每次每次的，從飛機身上，都給與他以或多或少不好的傳說：飛機盤旋的地方，將要變成戰場的。他想，也許在遠處又有什麼戰爭了吧？

把身子轉向路旁的山神廟，老頭兒，也不知怎的，忽然跪在廟前，一連磕了三個響頭；他有事情呢，要求神靈保佑屯裏不要發生變故；再過半月就可以完成的一個豐收，是不容有別樣意外的。站起身，彷彿還以未上三炷香為憾，可是，他自己立即寬了心，覺得單為這一項怕神爺見怪，那是用不着的，神爺有靈，該記得每年每節他孫三都比別人供品上的多，淨燒上好的高香，再說，連這座神龕，還都是他僱人製成的呢。

略喘一喘氣，身上立時出了一身汗，老人家，就是有些地方比不得年青人，然而孫三此時沒有覺到這兩點，只顧帶着快樂的心情，急急地往家走。

拐過埂地，孫三看到了自己的家門，今天的門口，為什麼沒有孩子們玩耍呢，他們不是成天

都在那鬧着麼？狗也不守在那塊，難道說都因爲天熱躲起來了？天是熱，孫三熱到這，用手擦脖子，手全讓汗水沾溼了。又知道汗衫釦子沒有釦，當公公的不能這樣大意的，站住脚釦得好好的，才往大門口走，走進大門了。

院裏有點和平日不同，馬槽頭多出三匹吃草的馬，院心擺着一輛車，車上還載着未釦的東西，像是搬家車，地上平添出很多馬糞。孫三正在奇怪着，房門口玩耍着的二孫子就向他說明了：

「爺，二姑來啦。」

是他的二姑娘，出嫁倒有十多年了，住在距王家屯不上八十里的小城子。

「還有誰？」

問一句，但又並不等待回答，就走進屋，在三間正房的西間，孫三看到了自己的姑娘，女婿和他們的三個孩子。

「爹回來啦。」

兩口子站起身問好，然後又坐到炕沿上。

孫三也坐下了，從炕上抓起一把破團扇，呼呼地搧。

「這熱天，爹怎還不歇歇，該放心讓哥哥作點啦。」

沒有回答姑娘的話，孫三反過話頭問：

「掛鋤就來啦，怎不等過幾天去接呢？拉些東西幹什麼？」

「要打仗啦。」

大兒子在旁邊代為回答，然後把兩口子拉東西來此的原由說明了。他說小城子前幾天讓義勇軍佔了去，打死了十六個日本兵，斷了火車道，日本兵調來大隊，兩邊快開火了，兩口子聽老老爺子的話，就把東西搬了來。意思是要暫時躲躲。過幾天稍停一點再拉回去。這回妹妹來倒不是為的住娘家。兒子還說出五個人在路中多虧有義勇軍保護通行，沒有受到搶劫的話。別人都沒有出聲，全在聽一個人說話。這事情之對於孫三，可以說是晴天中的一聲霹靂，是他所想像不到的。

七歲的小外孫，在屋地上跳着，用手比仿飛機怎樣在天上飛，用嘴學着槍怎樣「突——」地響，在他的短短的生之歷程中，可說是第一次發現了奇跡。究竟還是個孩子，只知道怪有趣的，把一些殺人的武器，比作一般的玩具。

沒有說別的話，一下子，孫三就想起來了，「可不是，好幾天沒有過火車了。」同時他又猜到在硬地邊上看到的飛機，是飛到什麼地方作什麼事去了。

「爹，聽義勇軍說這一回一定要幹幹的，他們從樺甸開過來，上一千人，打勝仗不要緊，打敗仗說不定一點一點退，退到咱這塊呀，可怎麼辦呢？」

「真麼？」

孫三急聲地叫出來，他是說，真那樣，豐年看來沒有了，他因此不免有些痛恨義勇軍：要沒有他們，那會打仗呢？不管怎樣，千萬不要打到王家屯，只求能過去半個月，就好了。孫三想起山神廟平常許些小愿，差不多是靈驗的，想到自己磕響頭時沒有上香，趕忙對大兒子說：

「去，快到山神廟上香去，神能保佑咱們哪。」

兒子去了，像是放了一點心，暗地裏仍在頻頻地向天祈求着，「老天爺睜睜眼睛罷，快割地了，打仗也該割過地呀。」

片刻的沉靜。搨扇子「呼呼」的響聲，顯得很大，再有的響聲，那就是旱煙杆銅鍋裏抽出來
的「吃啦吃啦」的烟嘯聲。噴出來的煙，先是散在屋內，然後在樑棟間打着旋，到後經過半開着

的窗戶，飄到屋外頭去。一隻貓懶懶地躺在炕上，緊閉着兩眼半睡不睡地打着鼾聲，也來點綴屋中的沉靜，那樣的靜，由於每人都閉着嘴想着事情。遠方傳來牧童們唱的山歌，高一聲低一聲的，簡直不成個調子，從那不莊重的音調中，可以猜出他們原是唱着嬉戲的。

太陽藏了頭，讓一塊浮雲遮住了，大地上，屋子裏，立時地伏上一重黑影。風，隨之驚醒了，吐出它胸中的悶氣，「呼呼」地叫着。屋中破窗的窟窿，伴奏起「嗚——」的回響。人們的悶熱，到這時感到一種過分的鬆快。太陽再掙出浮雲堆，屋中亮光晃一眼，孫三的視線一閃，閃得他想起來還沒有問女婿走道的事，趕忙放下扇子，就問：

「那麼，義勇軍願意你們搬麼？」

「不願意呢，可是也不強攔。」

「他們爲什麼要佔小城子？到底有多少人？」

「聽說小城子地方打仗方便，有山、有樹、又有水、又是火車站。義勇軍頂少也有一兩千，屯裏屯外儘是他們人，他們說日本是帝國主義，發傳單，演說，人看那樣都不壞呢，我就是怕打仗，要不一定跟着看一看。他們讓小城子人幫他們幹，說打日本一定要大家夥一齊來才行。有錢的大糧

戶都跑淨啦，莊稼地人真有幹的呢。」

又是這一套。剛才聽大兒子說的話，就把義勇軍說得像個樣子似的，現在女婿又來這一套，孫三沒有想到大兒子說的話，原是自己的女婿說過的，他因此就不自主地想：義勇軍真不壞麼，又一轉，官衙裏，日本兵都說義勇軍是胡子，胡子不是亂七八糟什麼不是的雜牌隊麼，那又怎能打日本呢？

想着想着，就又問起來，希望能得到個滿意的答覆。

「那麼義勇軍軍裝齊不齊？人人有鎗麼？搶不搶東西？也不綁票麼？」

「衣服可不齊，大雜碎，長衫短褂都有。都有鎗。東西麼，不說不搶，他們還把大糧戶家裏存的糧搬出來分散給大家夥吃呢。也不綁票，有幾個票那是南荒裏的大財主，聽說他們勾結日本兵打義勇軍，義勇軍就綁了他們預備上一些鎗。義勇軍說有錢人沒有真心打日本的，他們處處願意讓日本人保護的，真正打日本的依義勇軍說還是老百姓。」

說這麼一大套，又奇了，孫三想，既然衣裝不齊，怎能有威風呢，怎能跟日本人打呢！可是，不搶不綁，又分明不是胡子，那麼，胡子是胡子，義勇軍是仁義隊了。不多想了，總之孫三希望王家屯不

要受到戰禍才好，所以，當大兒子從山神廟上完香回來時，他的心裏像放下了一副重擔似的，寬鬆了不少，一面對屋裏人連聲地說：

「看罷，看這回怎麼樣，山神爺一定能保佑的。」

可是，孫三忽然想起那件事，忙忙又問女婿：

「小城子緊靠火車道，火車道旁五里地內不是不准種高粱麼。義勇軍打仗可往那裏藏？」

「穀地，豆地都能藏人打鎗啊。」

女婿答的話，孫三抓了一把汗，心裏面添上一塊病——沒有高粱地也能打仗啊？

三

近傍晚時分，天氣涼了一些。太陽壓上西山，臨別作着媚眼，時隱時現地抖動着它那最後一線的光芒。古樹低聲長吟，沉沉的關帝廟的晚鐘，一聲聲地有節奏地傳出來，悠揚而又帶有清新的意味。河裏面流動着的淺水，水面上浮出一層霧氣，黑森森的向下水流去。三五成羣的麻雀，繞着屋檐，洞口「吱吱」地叫，「撲啦撲啦」地飛，像一面跳着傍晚的舞蹈，像又奏着睡前的清曲。牛馬進到厩欄裏，豬回到圈柵裏，鷄鴨回到窩架裏……呈顯在村中的傍晚，除去唏噓的秋蟲作

着最後的掙扎的低吟外，只是一抹濃重的沉靜。

一會，太陽落山了，重重的黑幕籠罩着。一彎新月，射出微弱而又不失清明的光輝，把河面上攪亂了。把茅屋上映成一片白光。從搖擺着的樹梢透到地面上的光波，那就有些模糊糊的。

沉靜只管沉靜，不管夜色與月光怎樣美妙；在屯子裏面人們的深心中，却都伏有着過分的不安，他們爲一種意外傳來的消息擾亂了。下半年，他們看到屯裏大道上絡繹不絕地過了許多搬家的大車，誰都知道割地前不是搬家的時候，就問起來是什麼原故，問來問去都是那麼一回事：是從小城子逃過來的，爲的躲避躲避戰爭。由此，他們聽到了一點義勇軍與日本兵兩方面對壘的情形。

誰不覺得這是意外呢，一年來雖說附近地方常常打，王家屯可總沒有打進來過，難道說現在真要攤上了！人人都想着這件事，人人都放不下心。別人奔逃，搬東西，對他們說沒有什麼大不了的關係，惟有這眼前的戰爭，果真要打過來，（自然這是可能的，幾十里地的距離）不單好好的一個豐收無法指望，就是個人的生亡，誰又能保到那一步，鎗子不是沒有眼睛麼。

從恐慌，他們又變憂愁了，恐慌是聽到了意外消息所受的打擊，憂愁則是由消息本身上着

想個人應取的預防方法。逃麼，逃到什麼地方去呢？逃到什麼地方去能擔保不打仗呢？現在的東北，明知道，何會有半片乾淨土；而且，搬起來東西，那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呢。但是，不逃麼，倘然真遭到了災害，那不是都完了麼？左想右想，沒有人想出個妥善辦法，弄到後來，自自然然地形成了一種「互相觀望」的收結；橫豎你們既然沒有搬，我又忙什麼，怕什麼！都這樣了。此外，他們還有一種共同的退步猜度，也可以說是一種期望，那就是——也許戰爭不會真打到的，隔有七八十里路呢。

再說，眼看黃澄澄一片的莊稼，半月後就好收割了，誰又能忍心拋掉了它們，那是他們從一開春就把血汗注入培植出來的生命呀。莊稼人一年到頭的盼望，還不是一個收成，何況今年更要是一個豐收！

孫三一家人，這時候全在兩間屋裏，屋子黑着，沒有點燈，因而可以看到從窗前丁香樹枝夾隙中爬過的月光，投在窗裏，影在樑棟上。風吹樹動，影在樑棟上跳動，兩隻老貓，瞪着亮灼灼的四隻眼睛，向着樑上的月影，時時在探出前爪，想去獵取點什麼東西。他們在亂七八糟地談論着一件事情，一件怎樣預防戰爭來臨的事情。

可是他們並沒有談出來一個相當歸結，就因為誰也想不出好主意，雖說已經談了好多時候。談話停頓了。在片刻的沉默中，孫三沒有好主意想出來，就發了一套牢騷。他以「世代不行，人心大變」八個字爲主題說起來。先說世道不好，一年不如一年，從前，既沒有胡匪，也沒有日本人。官家，都是爲民作事的，是人都不想發外財，平平靜靜個人作個人的事。近年來，任什麼事都不那樣了，以莊稼人本身來說，拿捐拿租一年比一年重，胡子到處有，日夜睡不安覺，東西也一年比一年貴，租糧賣不上大價錢。人心也沒有從前好。日本人打進來，把東三省硬佔着，說也怪，偏佔東三省，不開拔，冒出這幫黑煞神，無惡不作，欺壓良民，連大氣都有點不敢出。還常常打仗，打起仗不管不顧，燒房子，毀莊稼，炸死人……

別人都聽他說話，沒有人插嘴，孫三發了一回氣，說的滿口都是唾沫，胸脯還不住地喘。但這些話只能說說發點牢騷罷了，究竟對於正事沒有什麼借重的地方，似乎自己也覺察到這一點。孫三一下子就把話語又落到原先大家商談而未經解決的事情上。他是發着定論了：

「逃麼，不上算哪，挺着看！」

女婿附和着：

「再逃麼，可真有些幹不來，大熱天，車載着東西，跑到那算是頭！依我說也不逃，先看看，將來沒有事情更好，有事情臨頭再打算！」

說的話，怪認真的，雖然看不出他的臉上有何種表情，因為屋子黑，但可以猜想是很鄭重而又稍有些憤激的。其實，他有着他的苦衷，而那苦衷恰是從實地經歷中親身嘗到的。從小城子逃到王家屯來，他真知道有着怎樣的麻煩，太陽曬得人全身冒熱汗，還要提防遇到胡子行劫。此外，他存有那麼一回心事：反正義勇軍並不搶劫老百姓，他們單是打日本，何必躲呢？再說，到處人多着，鎗子未必長了眼睛單找準自己的身子。不逃。

那個大兒子比別人樂觀些，不住地重複着那幾句話：

「怕什麼，山神廟上了香，神靈爺會保佑咱們的，百家長今晚上不也發下命令，教明天晌午都到關帝廟許一回願麼！就算不信山神爺，可不能不信關老爺，你不是說過，跑逃勇那年，關老爺顯過聖麼，逃勇看王家屯到處是兵，沒有敢進屯子搶劫麼，這事情屯裏誰不知道！」

重複了三遍，到第四遍，他的二兄弟就同他拌起嘴來，二十幾歲的青年，說話、作事、心裏想的事，向來是和一般年紀大的人不一樣。他不信神，單爲這一點，十幾年來孫三用一句老話不知罵

過他多少回：

「孽根！不信神誰保佑你吃飽飯！」

但他有他的道理，他說了：

「你說神爺有靈，東三省到處有關帝廟，關老爺總就讓日本兵打進來，不好顯一顯聖，迷迷日本兵的眼睛麼！」

說到這，狠狠地結了一句：

「沒聽說半個日本兵讓雷殛死過！」

話怎樣也說不到一起。孫三最恨他這個二兒子，平常一言一動都看不慣，就覺得這年輕人總有點怪那個的，那樣天不信地不怕的，一遇到有個什麼緣分，說不定會闖下天大的禍！常常地爲他在夜裏睡不着覺，祈求過神爺饒他愚昧，度化他改善，那時，自己就嘆息了：

「唉，這是當爹賺的累！」

這時候，聽二兒子的話，正好又上來氣：

「你又說，哪都少不下你孽根，淨是你們一般人弄壞了世界！」

孫三的話：因為說得太激憤了，話音說得很大，竟至震醒了北炕上睡着了的二孫子，「哇哇」地哭起來。一肚子氣沒處消放，孫三恐嚇起孩子來：

「不准哭！你哭！你哭！剝下你的皮！」

孩子真不哭了，在媽媽的拍撫下又重行返入睡鄉。

那個二兒子，到這時並不心服，倒舉出例子給他的爹聽：

「爹，你別罵，聽我來說。媽有病，你在山神廟前許過一口豬的愿，靈了麼？人好了麼？——死了。你許愿糧食多賣幾吊錢，都應驗了麼？——沒有呀！」

這話，像針一般刺入孫三的心，他不因兒子的話說到他的短處生氣，因為他想起五年前死去了的老伴。不錯，二兒子說的兩回事倒是對的，白天給山神爺磕頭時就忘了這回事。可是，不那麼的，那是犯罪呀，一個莊稼人，不信神靈，神會降災的。轉過話頭，口吃地對兒子說：

「那——那是命——命定呀，——命——命裏該當。」

「該當，早晚再給你們些厲害嘗嘗，就知道神爺不靈了。張家屯的關帝廟，上年不是讓日本兵大砲打完了麼。關老爺怎不顯聖，管日本兵討廟呢！」

憤憤地辯駁着，然而另一方面覺着再說也沒有什麼用處，就站起身從黑暗中走向東屋去了。

月影映在房柵上，不跳動了，是外面停了風。丁香樹站在窗前靜靜的。兩只貓早在不留意中睡過去，此時打着「呼隆，呼隆」有節奏的鼾聲。

「孽根！不是好東西！」

孫三罵着，仍然不同意二兒子的話。

「爹，咱們一商量事情，就商量不出頭。」

大兒子插入一句，孫三隨即借題對二兒子發探出他老頭兒的牢騷：

「怎能冇頭，淨搗亂！世代真變了，從前年輕的人像這樣麼！我們年輕時，淨是聽別人說話，自己總不敢插嘴說些不三不四的話！說些什麼話，自己覺着不錯麼，你爹才不聽呢！神爺有限，他真該讓日本兵不在王家屯打仗，讓不信神的人看看！」

「不是明天大許願麼，我說等等看，人多心思多，還不想出個辦法。」

還是女婿說的話，平息了孫三的火氣。沒有人再說話，談話的結果在不經意中止住了，也就

是同意了等許願後再看結果。

孫三帶着無可奈何的心情，摸着黑往東屋走，自言自語地冒出一句痛心的話：

「日子真難過呀！」

四

一夜，平靜地過去了，太陽冒上了東山頭。

正有些人，在夜裏，確確實實地揣了一肚子的恐怖，但白天既然來了，心裏面就隨之亮了不少，鬆泛了不少。

關帝廟兩扇大紅門，開得大大的，然而在平日却又是關得緊緊的。兩個小和尚正在彎着身子，打掃從廟門到大殿甬道上的土，塵土迷漫在空中，污濁了清新的朝氣，連大殿裏正對殿門長年靜坐的關老爺塑像，都遮迷地看不清楚。

香上好了，廟裏廟外，不一會工夫就有一片香烟突破迷漫的塵土，飄到半天空散失了。木魚聲聲聲兩相映合，老和尚高聲地唸起經文。今天，他穿了一身整齊潔淨的僧衣。

是個特別的日子呢。

甬道掃完了。塵土消沉了，太陽透過浮烟，把殿裏殿外照得亮亮的，亮亮的，就像是反映着一種光明。

四個年輕人橫來一口宰過的豬，一直到把它放在大殿門口，才恭恭敬敬地向着唸完了經，轉回頭來的老和尚打着招呼，老和尚走出大殿，頭一句話就是：

「你們來這樣早。」

「這是件大事呢，能不上心辦辦麼。」

一個人回答着，說那話既是誠懇的，又是認真的。

這是一口祭豬，給關老爺上供的，爲的許愿祈求關老爺護衛屯中不要遭到戰禍，是百家長命令四個年輕人擡來的。

「百家長呢？」

「他麼？可真忙呵，這樣那樣，可有點不容易。他一會就來。」

仍然是同一個年輕人回答。然後，四個人一齊走進大殿，給關老爺磕了一頓頭，跟和尚道別，匆匆地走了。

七月末的早晨，雖然有些冷，路上並不缺乏露水，這時在太陽光下，閃出遍地的珠光。黃的莊稼，看起來像黃金一般可愛。遠處的山巒，爲一重灰霧遮掩着，只露出下半身的淺藍色，隨着朝陽部位的移動，它們跟着不時的變動；一會顯得清朗朗的，一會又很模糊了。

早飯在屯子裏都吃過了。

孫三比任何許愿的人都早，到了廟上。本來依女婿的主意，等過一會再去，連他的大兒子一塊就走了；但他等不得，心急得像火燒一般忍耐不住。臨行前，他再三地吩咐大兒子不要忘記到山神廟再上一遍香。他沒有忘記這事情。他帶着一顆充滿了希望，快樂的心，一顆誠誠懇懇的愿心，離開家門。

進廟門後，一直奔上大殿，像搗蒜一般磕了好多串的頭，老和尚爲他唸經，燒香，等到實在沒有力氣再多磕上幾個頭的時候，他才暗地裏向殿裏各位神爺告個饒，立起身來。身上出了一身汗。各處癢溜溜的，嘴又喘個不休，停了好麼一個時候，才恢復到原來狀態，向老和尚說着話：

「你好呀，悟空師傅？」

「掛心，掛心，三爺，這一把年紀還吃得苦，神爺一定能保佑的。看你只願磕頭，怕就誤事，我就

沒有跟你說話。」

「那有的話，給神爺磕頭說不上苦啊。」

百家長來了，一個和孫三年紀相仿的莊稼老頭，見面後，談些話，孫三知道今天來求神許愿的人，不只是王家屯一屯，而是包有百家長治下的蘇家店、萬家屯一些屯子。預料得出，將要是個盛會的好一好能有四月十八或是五月十三廟會日子熱鬧。可是當他聽到百家長說一切許愿的開銷，要按家分攤的話，他就知道自己又要化錢了；化錢，總是有點不大願意——錢太難賺了。好在，那是爲神爺，又爲的許愿保衛自己，化點錢似乎也是應分的，絕對不應該在這事情上打着算盤，他因此把怕化錢的心情壓下去了。

「一年頭所逼，真是沒有辦法，官家既不管人民，人民就不能不自己想法，人力能有多大，就不能不求神力了。神爺能睜睜眼睛，肯可憐肯保佑，就不會有差錯的。什麼義勇軍，什麼日本兵，都還是闖不過神爺法力。」

悟空和尚說這話時，態度那樣的隨便，儼如沒有把戰爭打到的事情看成會成爲事實。

「沒有法子，這年頭再不靠神爺保佑保佑，簡直就別想活了。」

百家長說完這句話，孫三本打算再說一句什麼話來的，忽然話到唇邊忘記了，想半天也想不起來，就在這時，又進來好幾個人，彼此招呼着，孫三把說話的事壓下了。

見面後都談那一件事，那件事真不知會到了什麼地步。人人都希望在許願上能得到個好結果。他們怕戰爭，願意和平，但戰爭偏來照顧他們。他們原是不管官家也好，日本兵也好，義勇軍也好，胡子也好，只求能讓莊稼人家太太平平過日子就行，但這點願望也希求不到，偏有戰爭，偏又離他們的屯子很近。他們想把自己脫出圈子以外偏又不能；因為他們究竟是世界上人類中的一份子，所住的地方又是地球上的一個小的部分，無論如何，不能不與外界接觸，任其獨自生存的。地方與地方，人與人之間，是彼此都有着密切的關連性，那關連性任便到那裏到那一時都分散不開的。

不錯，就是因為現在的世界變了，像孫三所發過的牢騷似的，所以他們的獨處苟安的思想，是不被容許的了。然而，他們都沒有想到這一層，僅以為世道的壞，因為人心不古，由此，一切奸詐、虛假、欺騙、搶劫、強佔（日本兵應列入這裏面的）、戰爭……都有了，人世因此亂了起來。他們歷年所受的苦痛，儘管怎樣層出不窮，讓苟安退讓的心情，把偶然衝動的反抗氣勢，全壓下去了，而

最後的歸結是「信憑命運」。生在閉塞的鄉村，他們死到腦後也不能知道外面的世界是變成怎樣的了，所以使他們只能有大清時代的種種思想與期望。

天漸近傍午時，廟裏的人差不多快滿了。熱起來。孫三在人羣中找到了大兒子和女婿，歡快地說：

「不壞呀，來這多人。」

說完，看到二兒子沒有來，覺得事情有點不對，這樣大的舉動，家家男人都該來才行呀。又一轉念頭，不來就不來罷，那孽根真來，也許會衝撞到神爺的寬心了。

接着，三個人把眼睛都溜轉到許多信士的身上，這也可以說是瀏覽着囂然的人市風光。

最特別的人物，應該是一些老頭兒，他們在人羣中的行動，向來是和年輕人不同的。他們，從進廟門，就向着大殿上的關老爺磕頭，一步一頭，一直磕到關老爺的座下，累得「呼呼吃吃」的，出了滿身的大汗，要不是體力不濟，他們更會磕個來回趟的頭呢。然後，分散或一堆一夥地談些閒話，一面玩着手裏的老胡桃「卡登卡登」地響，兼或有人招手掠着嘴巴上的鬍子。他們談話的範圍，全不出行將來臨的戰禍，而所以能造成戰爭的主因，又多是由於世道不古了。

他們是屯子裏的鄉紳，有名的人物，他們的行動，他們的言論，都必然的要引起別人的注意。廟裏廟外浮蕩着「噲……」的說話聲，不是嘈雜聲。

在百家長的命令下，兩個小和尚撞着鐘，鐘聲龐亂地響着。照慣例，左近屯的人如果聽到，就會推想廟裏頭一定有什麼緊急的集會，就必然會有些人不約而同地奔到廟上。此時的王家屯，一反沉靜的狀態，立時呈顯了一個緊張的局面了。

香，更多地燒起來，滿院滿空儘是煙。院裏院外，人們穿梭似地進出，熱鬧的情形，實在可以比一比廟會的日子，不同的地方，就是沒有攤販，再就是找不到一個女人。

供豬擡到大殿裏關老爺的座前，供席也擺上了，酒肉麵飯一大桌，紅的，白的，綠的好多種顏色。炮竹預備齊全了，只待午時三刻一到，放炮竹，就實行開祭——求神，許愿。

熱的汗氣，在人羣中大量地發散着，盡是些農人，平素就不常洗衣、洗身，工作太苦，時間不允許，這是沒有辦法的。幸好他們都是從汗酸中生長出來的人，不管是種地，剗地或是割地，成年到頭，至少不下汗的發散，所以他們的嗅覺，只少對於汗味的刺激與感觸，小到了不能再小的地步。雖然，汗的氣味可以聞不出多少，汗水把衣服沾溼的地方，却掩不住每人的眼睛，有些人，因此就

時時的重複着：

「太熱了。」

或者是：

「天氣怎這麼熱！」

熱，他們也不怕，還是等着主祭的時辰。

太陽筆直地射到地面，時候當真到了正午，該開祭了。不約而同的，每個人都在殿外院心中跪下了自己的身子，瞪着眼睛望着殿裏百家長的主祭。還有些人，因為在院心找不到下跪的地方，就跪到廟門外去了，跪成長長的一列。

等着，等着，等着。廟裏廟外靜悄悄的，一陣風吹過來，吹響了鐘鼓樓上的鐵馬「叮噹」「叮噹」的，人們就覺得比打鑼還響得大。

孫三跪在殿臺的面前，看殿裏看得真切，原意是要看關老爺的眼睛怎樣睜，人家都說一遇到大祭時，就睜眼睛的。這時，他巡視着殿上，只有和尚呆呆地站在那裏像等待着什麼似的，而看不到百家長的影子。他有點納悶：這是怎麼一回事呢，百家長從來不誤事的，剛才還在着呢。

別人等的有點着急，覺得像有點怪，懷疑着甚而是怨恨着百家長，不過，沒有人出聲，還是靜靜地跪着，等着。

忽然，廟門外騷亂了，跑來一隊警察馬隊，正在驅逐廟門外跪着的人羣，隨後闖到廟裏，解散許愿的羣衆，他們認爲許愿求神是鬧事，危害治安的開端。

這真是意想不到的變故，孫三就想，怎麼官家打日本，找也找不到，莊稼人自己來求神許愿，就會來干涉呢！

莊稼人究竟是莊稼人，膽小，怕事情，鄉紳也罷，人物也罷，沒有一個人出來質問，更談不到辯護一回事了。他們慌張地站起身，散開了。隊長向衆人說明了緣故，他說這多人聚在一塊是不該當的，老百姓不該多事，應該在家裏好好地待着。到後說出來百家長在一刻前請到隊部裏商量事情去了。

老和尚嚇得什麼似的，連聲卸除着責任：

「這不怨我，是百家長的主意呀。」

敢怒而不敢言的人羣，由散開而走開了，一些老頭兒，走得遠遠的，才敢低聲的回敬幾句：

「這真不是好東西，不許莊稼人求神許愿！」

「求神許愿也犯法！」

「關老爺會顯聖，會幫助老百姓。」

「關老爺會把日本兵擋走的，你們怎不讓許愿！」

說話時，還怕那警官聽到，眼睛往四外溜着。

孫三的溜走，和別人一個樣子，他沒有忘記拉着女婿和兒子。一面走着，一面想着那供豬，供席，那警察官威武樣子，不由不怒上心田，但兩手握空拳又不能把警察怎麼樣，只是不住地重唸着：

「壞了，壞了，神爺一定會見怪的。」

而在他昏花的眼前，遂即伏現出一片戰爭發作了的慘景，王家屯，到底攤上了。

五

一個大大的盛會，無形中散場了，人人都帶着一身急出來的熱汗，和一肚子氣憤，回到自己的家中，人人都覺得戰爭的來臨實在無法脫除了；立時的，像大禍臨頭似的，人人都又恐懼到不

知怎樣處置自己才好。

搬家的車，又在屯裏絡繹不絕地走着了，仍然是小城子一帶地方的。小城子已經在昨天打了半天仗，日本兵到底沒有打進去。房子，讓飛機炸了好些。多麼驚人的消息！人們從搬家車上的入口中聽到後，趕忙往自己家裏奔跑着，宛如一回到家裏就能够商量出個頭緒來。急度緊張的情緒，使得他們雖在廟上待了一個上午，肚子裏沒有吃晌飯，偏是不知道飢餓。

領着兒子同女婿，孫三加足了脚步，一直地往家裏跑，人雖然上了年紀，倒有年輕人的氣力。太陽火熱地曬着，身上的汗水，像水洗過的一樣。跑到家，看到女婿的兄弟正坐在屋裏哭着呢。知道有了不妙的事情，就頭一個急急地問：

「老二，多久來的，說甚麼？」

十七八歲的莊稼孩子，說起話是沒有層次的，何況現在急得什麼似的。顫聲回答着：

「完啦，……家完啦，……燒啦，房子……」

「爹媽呢？」

作哥哥的聽到這，不待兄弟說完就插進了這麼一句。

「就剩我一個活人啦。」

大聲地哭起來，還不時地喊着爹和媽。

楞了。孫三的眼前，那慘景像一片陰影似地又映現出來，那陰影又會是一張畫，畫上清清楚楚地擺出來，小城子燒着什麼樣的火，人怎樣死的，東西、莊稼、牲畜，一片灰，一片紅堂堂的大火。……

「聽說義勇軍再不退，日本兵就拋炸彈。」

孫三看到女婿躺在炕上哭起來。（姑娘早就哭紅了兩只眼睛，）覺到事情有點緊急了。小城子真打起來，打的那樣厲害，仗打大了，說不定會打到王家屯，說不定呀！沒有心思聽話，吩咐大兒子快把車套，一應東西都收拾好，又告訴兒媳收拾東西，預備緊急時逃走。忙呀，急呀，猛然間看到二兒子坐在北炕沿上，一言不發，不慌張，不恐懼，像沒有聽到壞消息般鎮靜，不由他生起氣來，狠狠地嚷：

「淨是像你一樣人弄壞了天下！」

沒有出聲，二兒子這一下，實在出於孫三的意外，到這會，心也就不自主地平復下了，想起來

該拿把扇子搨搨身上，就把炕邊上的一把團扇拿到手中，「呼呼呼」地搨着風，汗溼的衣裳，實實的貼在身子。北炕飯桌上擺有一盤黃麵團子，本是兒媳放在那塊預備吃午飯的，不幸他們進屋以後，讓壞消息把視線蒙蔽住了，沒有看到飯食，就只顧想事情。這時，孫三用筷子夾起一個團子就往口裏塞，看那情景像吃了這一口後，還不知那天才能吃第二口。可是，咬了一口，不知怎地又放下了，連咬在嘴裏的也吐到屋地上，那樣子老實帶有一點滑稽的成分。

「熱熱鬧鬧幹一場罷。」

二兒子笑着說出這句話，孫三大大地不以為然，他認為二兒子不幫忙作點事，已然就不對了，還在說風涼話，死不知愁，多麼少有！撞回去了。

「關係人命呢，幹一場！你倒會說話！」

二兒子依然沒有作正面的反駁，但二兒子有二兒子的心思，他以為與其逃跑，莫如幹一幹！跑到什麼地方都說不定會攤上的，幹一下能幹好，斷了根，或者還能有個好日子過。日本子就像將要鑽進心窩裏的一條蛆，要是不趕快拔出去，性命是難得保住的，人雖說年輕，倒有個與衆不同的願望。他是明白的，看穿了的，像爹那樣勞苦一輩子，還是得不到什麼，盡是受苦，受欺負，那樣

日子過的真受罪，

往那裏逃呢，單生氣能行麼？那有沒有用的，孫三想這件事，放下扇子更加細地想。要逃，就要先拉點走，拉哪些東西呢？哪樣都是應用的，哪樣都是用錢買來的，哪樣都值不到多少錢，但哪樣又都缺少不得，正爲如此，才不知怎樣檢選着應拉應棄的物品。這還不算，倘然路上遇到了差錯，牲口當然要被劫去的，東西自然要遭受損失，這年頭，出門一里身都保不定太平，逃避當真是個好辦法？不是的。

「爹，逃可一塊逃呀，我們沒有家了。」

姑娘半晌沒有說句話，儘在想些亂事來的，聽到自己的爹有逃的話語，急急插入這一句。

「逃不逃還沒有一定呢，逃也扔不了你們哪。」

似乎，姑娘覺着當爹的能解救她似的，其實，孫三自己才不知怎樣解救自己，他反到覺得無法脫離困難的境地。

他反回來想，不逃，逃什麼，天塌有大漢，不怕！憑命由老天！正好，女婿停止了抽泣，從炕上坐起身，決然地說：

「逃什麼，不逃了，左右人活一世不過那一回！」

大家夥只顧想心事，說話不提防，兩只黑貓把飯桌子上的一盤黃麵團子都撕破了，豆餡子淌的桌上，炕上都是，因為黃麵太黏了，黏住他們的牙，不住用前爪抓着嘴，歪着頭兒往下撕。

這事情，一讓孫三看到後，火氣更大了，比之日本兵打仗打過來還厲害多少倍，跑過去，一連打了好幾拳，把兩個老鼠的仇家都打跑了。可是孫三並不因此就洩了氣，自言自語地說着：

「你們也欺負我，這可真不是個世界了。人變了，貓也變了，敢上桌子上吃東西，從前的貓可沒有這樣的。」

幾個孩子，本來都在院心玩着來的，看到大人收拾車套，翻整東西，不知道是怎回事，驚奇地問着：

「媽，幹什麼？」

「爺爺，啥事呀？」

「串門去麼？」

所有孩子們的問話，都讓孫三在盛怒之下嚇住了：

「去，管你們什麼事！」

現在，他簡直變成了易怒的老頭兒，任便一點小事，就可以引他發着大大的脾氣。任便一件不希奇的事，他就覺得太不如從前的了。他生氣，生一個老頭兒所不該有的氣，全由於想不出適當的方法應付眼前的危機。

大兒子本是在院裏整理車套的，這時領進屋楊玉全，孫三一見到他，心裏像稍微寬解了一點，不等讓客人坐坐，就先問那件事：

「玉全，你怎麼樣？」

「別提了，家人七言八嘴，弄不到一塊，索性硬挨罷。」

不圖玉全的打算竟然吻合了自己的決定，孫三的心中，由寬解而生出一線的快活，至少，在王家屯還能有玉全一家不逃啊，這就好一點。他覺得自己的想法是對了。讓來客坐下之後，孫三也陪着坐下，從進屋到現在，他的屁股還是第一回挨到炕沿。

「昨天咱兩個還在穀地邊閒扯一會子，看看收成，不想今天屯子裏就亂得這樣，事情真是想不到。如今的日子，太難過了，沒好法子，只有硬挨，挨不過，隨大幫幹它一下，人活一世左右不過

「死」

隨大幫幹，這件事，孫三可不同意，那不就是造反麼。無論如何，逃的想法取消了，立即告訴兒子同兒媳不要再收拾東西。事情一經有了決定，心隨之平靜下去，空着的肚子，就想起要填一點東西。要吃飯。把來客同女婿讓上飯桌旁坐好，他陪着坐下了，告訴二兒子喊嫂子拾黃麵團子。

在不留意中，太陽悄悄地歪了一大段頭，屋子裏顯得陰了一點，兩只逃走的老貓，不知從什麼地方回到飯桌底下，在打起來它們一向打慣的鼾聲。

六

夜到了什麼時候，孫三可有點猜不出，只看出窗上的月影比較淡些，他爲一種巨大的響聲驚醒過來。

「通通通……」

是炮聲？雖說自己沒有聽過放炮的響聲，但在他單純的理想中，怕只有炮聲才有這麼大。

傍晚時，壞消息頻頻地傳到王家屯，什麼小城子炸完了，義勇軍退到二道關；什麼逃難車在

屯南二里地小崗子遭了劫；什麼日本兵誣殺老百姓；什麼什麼的一大堆，每樣消息都使孫三加倍的焦急。還有，日落前從王家屯的半天空又有五架日本飛機飛向東北的小城子一帶地方，想來戰事不只是一很厲害，還一定擴大了範圍。

聲響愈響愈密，孫三一忽身從炕上坐起身，喚醒身旁的女婿，摸黑穿好衣裳，急忙爬下炕沿，喊北炕的二兒子：

「慶祥，快起來，聽是什麼聲？」

他這時，忘記了自己原是和二兒子不對頭的。他是爹，總不忘關心自己兒子那一件事。

「我聽到好一會了，是放大炮。」

孫三相信是炮聲了，二兒子去年進城，在雙河鎮火車站聽到過日本兵打仗放大炮。聲音真大，他忽然想，不是打近了？慌了心，趕忙又問：

「炮聲能聽多少里？」

二兒子雖然聽過炮聲，聲音他能辨得出，聲音能聽出多少里遠他可不知道。去年他聽炮聲在十五里外，就以十五里爲標準，順口說：

「好麼能聽一二十里。」

嚇楞了，孫三，一二十里，那不是離王家屯不遠麼。怎好呢。不再說什麼，開開門就往西屋跑，碰到門，門關着，想起西屋有兒子媳婦，自己是公公，不能在夜間闖近屋子的，就大聲地喊：

「起來，炮響啦！」

喊着，一面揮手敲着門。人醒了，兒子、兒媳、姑娘，小孩子有的嚇哭了，喊着媽。

一會，人都聚到東屋。慶祥要去點燈，讓孫三止住了：

「點燈幹什麼，有亮！」

說那話，像是知道打仗的人已然有些藏在屯子裏來，只要看到那裏有亮光，就會往那裏奔着似的。

摸着黑，人人懷着一顆恐懼的心傾聽着，像大難臨到了頭上。夜很靜，炮聲之外，連鎗聲都一陣速一陣聽的一清二白。

「壞啦，鎗聲都能聽到。」

孫三是說聽到了鎗聲，更離的近，剛好他說完，女婿喊一聲：

「着火啦。」

可不是，北窗上映出來淡淡的紅光。好奇心使他們想再真切地看一看，於是，孫三領頭，別人跟在後頭，怯怯地開了兩道門，走到院心裏。伸着頭，往東北角上看，天邊正掛着一片紅，是火光反上天空。

鎗炮聲繼續吼叫着。

屯子裏有狗叫，起先只不過叫一兩聲，到後叫亂了。人的吵叫聲，車響聲，馬嘶聲，馬蹄奔跑聲，鬧成一片，他們是裝車搬東西往別處逃跑，大概都爲驚人的炮響與火光弄慌了神。

白天，孫三是決定死也不逃的，到這時，打仗的地方離的很近，屯裏騷亂的奔逃緊纏上他的深心，又聽說打過仗日本兵一到冤殺良民，不免有點寒膽，日本兵真打過來真沒有辦法。就有點活心，跟別人逃罷。然而稍一猶豫，又讓白天的決定抓到了勝利，絕對不逃！日本兵能否打到，還沒有一定，就算真打過來，未必然像傳說的那樣分清紅黑白地大殺一陣。孫三從前聽別人說過，日本兵對待老百姓，倒另有一面高看。那怕什麼。不幫義勇軍打仗，自己守在自己的家裏，就不算犯罪，不犯罪，日本人能夠讓活的。還有一層，跑，人可以跑，房子能跑麼？莊稼地能帶走麼？燒了房子，

毀了莊稼跑到那也要挨餓！

好在屯子裏的騷亂狀態，過一會就平息了，他們不安定的心緒，隨着就平靜了。對着天上的火光，女婿幾個人就冒出幾句惋惜的話。

「我的天，又不知那些人家遭殃。」

「火可不小呢。」

「够莊稼人受。」

是憐惜別人家遭難，其實正是替自己未來的厄運聲述的，說話時，內心中正像有利刃在刺着。

大兒子聽別人再沒有說話，加上一句：

「看這樣，一定是義勇軍敗下來。」

「敗下來？義勇軍很得民心呢，老百姓願意他們呢，老百姓都幫他們幹，那樣容易敗！敗了也要死些日本兵的！」

二兒子說的話，照例和別人不同，但又照例是不合老頭子的脾胃的，正好孫三給撞回去：

「你知道什麼，淨混扯！」

鎗炮聲漸漸稀少了，小了，過一會完全停止了。

月亮溜到西天邊上去睡覺，四處黑沉沉的風，吹破重重的黑暗，向各處播送着低的歌聲。曉雞開始了第一聲的啼喚，天快亮了。

猛可的，屯子裏射起一聲槍聲，接着又是一連着三下。這可奇了，孫三和家人，把壓下去的緊張又反上來。那麼地想，莫不是日本兵闖後路進到王家屯？可是過了好一會子再沒有聽到什麼動靜，只有一陣狗叫，想的不對了。槍聲確實是屯裏打起的，但屯裏人家前些年自衛的槍，一年前都讓官家繳上去了，沒有一家有，那又是那裏來的槍？

辨辨方向，沉思一會，孫三猜測着：

「是廟上呵。」

「是！」

「是廟上。」

大兒子同女婿附合着斷定，猜測。一定是白天開來的一隊警察隊，不知鬧了什麼事情。可是

也沒有什麼可鬧的地方，他們不都是一夥人麼。依孫三說三聲槍聲，八成是警察兵打死了三個和尚，這只能算是猜度罷了，說不出別的具體的理由。

再聽一會，還是沒有什麼動靜，雄雞叫着第二遍，黑夜漸漸地薄了，天上的星光顯得淡淡的。

「依我說，怕又是那件事……」

二兒子說這話還沒說完，讓孫三截住了，問：

「你說，什麼事？」

「拉出去啦，一定是那回事。天亮聽信，是隊長歸了陰。」

「啊呀。」

孫三這一聲怪叫，是相信了二兒子的話。二兒子這回的話，的確確他覺得說的有道理。因此，就心着二十幾個警察兵會在屯子裏亂幹些壞事情，搶東西，傷人……不大好，他推着別人趕忙往屋裏走，好像這樣一來就不會遇到意外的事情。

天漸漸地亮了，幾天來靜靜的火車道上，從遠處傳來火車的汽笛聲和輪轉聲。

天大亮了，但有一重濃重的朝霧，把全屯都緊緊地罩住了，誰也看不到早上的朝陽。火車道一帶地方，不時有稀疏的步槍放射着，像鎮壓什麼，威嚇什麼似的。人們猜想，一定是火車載來了官兵，再不就是日本兵，由於霧氣太濃，他們不敢立時就往屯裏開。不然是候着霧退再往前開。現在，火車道上毫無問題是停着一些兵的，就只在等着那厭人的霧。又是一重新的恐怖，人人都擔驚受怕的。逃既然不能，不逃，真怕霧退後會攤上什麼不幸的事情，他們想，這回也許是大禍臨頭的日子了，可是，別沒有法子，就算能逃，又不知在重重濃霧中又會遇到別種意外的變故，只有任時間往前走，能挨過一刻，就挨一刻。

一夜裏，孫三沒有睡好覺，人老了，身上不免就有些疲倦，原打算好好睡上一會子，這一來，新的恐怖驅散了他的疲倦與睡意，人是倒添出來無限的精神，然而，他不能把自己平平靜靜地坐在那塊，或是站在那裏，反到坐不穩站不安地不知怎樣處置自己的身子。他的臉色，像一張白紙那樣白，眼睛掛出一重紅絲，兩只手不住地揉搓着。別人也全沒有辦法，面面相覷地不發一語，有如那樣沉靜着，可以減少恐怖分成的加大和包圍。

稀疏的槍聲，仍然從火車道上不停地放射着，每響一聲，孫三就覺得他的身刺上了一針，不

透過皮膚一直刺到他的內心，等槍聲放完，也許就是針傷刺遍的時候。他無法推知那將要陷入怎樣的境地中，只能比擬出來。那就像是一個被拋棄的嬰兒，不識世務的眼睛，看到了奔來的一只大狗，嚇得他待要哭叫，小身子的一部分已經作了狗的獵食品。他的心緒，亂到極點。平日，對所有大大小小的瑣事，不管怎樣複雜，怎樣棘手，他都能有條不紊地安置下去，惟有現在擺在眼前的危難，他怎樣也應付不好，處置不了，憑他的記憶來想想，他這些年從來沒有感受到應付事務有如此的困難。想不出完善的解決方法。無論怎樣，在他忙亂的情況裏，他切實憎惡着戰爭，也可以說盤旋在他的腦海中的只有這兩個清晰大的字，戰爭，是他最大的仇敵！戰爭將要奪去他的生命，將要奪去他一家人的生命，是殘害人類生命的惡魔！他還可以這麼地想：沒有拿槍殺人的良民，不應該受戰爭的禍害的，他不自主地就喊了一聲：

「幹嗎要打仗！」

喊的聲音那樣有力量，全屋的人都有點驚奇，覺到老頭兒有點異樣，近乎瘋癲似的。而在他自己喊着的時候，是憤激而又覺到些須的痛快，完全在短時期中忘去了恐怖惡劣的處境。

但是他的二兒子，是不以他的話爲然的，緊跟着他爹說了一大套相反的話，給他的爹解釋

着。

苦！

「爹，你別急，幹嗎怕打仗！這年頭，要吃飯，要想好，非打仗不行！你越怕打仗，仗越找上你，越受苦！」

孫三的頭腦，本來是亂糟糟的，聽二兒子的話，像一盆冷水澆一遍，頓時清醒了不少，臉色回復了一層黃顏色，不像適才那樣紙一般白的難看。他加細地想了一番，不錯，慶祥的話有點道理，打仗本是不應該的，但爲了要吃飯，要活，不打仗聽憑別人宰治又怎能弄得好！不可不能這樣想，這是犯罪，是反叛，造反，可不是安分良民應該幹的。他這回再說話，不是惡意的回撞，而是用着柔和的口吻的：

「不對呀，那樣不行呀。」

「爹，那可怎樣辦？」

大兒子問一句，像對於他們的話有了異議。一方面是指着火車道上那方面的事情。爹還是沒有辦法，沒辦法可不能不回答，隨即又重念到從前的那一句老話：

「憑命由老天罷。」

從老天身上，孫三想到神的保佑，想到關帝廟許愿的事，他以為現在火車道上之所以開來一些兵，正是白天冒犯了神爺，神爺們給與的一種報復。那大禍臨頭是毫無疑問的。不過，在這樣的情勢下，爲了自身求解脫，還只有照剛才那想頭，憑命由老天，他相信，當真神爺們要報應，也未必人人一律都要遭到報應的，那平素行善的人，一定會被赦免，而他確定他自己就該是被赦免的一個，他承認自己從來是不作惡的一個善人。

霧漸漸地稀了，薄了，太陽的光芒漸漸地顯露着，擴大着。槍聲停止了。待到霧氣全消之後，太陽就托出它圓盤似的一朶金光。日本兵，「滿洲國」兵，穿黃軍衣的，穿灰軍衣的，端着槍以極快的速度往屯子裏衝。

樣子雖然很緊張，沒有放出一槍。

人們躲在屋檐下偷偷地溜着，不敢用正眼看，只顧用眼睛溜着兵的動作，完全忘記了自身的危急情景，事情一經臨頭，到比事先平靜些。

他們把住了各要路口，斷絕行人。

然後，挨戶檢查。

一些兵，既然闖進屯子，沒有搶劫，沒有焚燒，人們的恐怖與緊張就去了一大半，而在孫三的心裏，尤其像開開了一扇亮門。檢查他倒不怕，他自己深知自己是一個良民，所以當兩個日本兵領着十幾個滿洲兵闖進他的屋裏搜查時，他並沒有怎樣的恐慌，他認為這不過和警察清鄉時查戶口一樣，沒有什麼。他放心了，但還是儘可能地偷偷地出了一口長氣。他覺得身上輕快了些，平心靜氣地等待着搜查。不過，他究竟是有些不大明白，那就是這些日本兵要搜些什麼，或是，鬧着什麼玩意兒……

搜一會搜不到什麼，一個滿洲軍官問他話：

「你姓啥？」

孫三照實回答了一個「孫」字，隨後，笑着臉把自己的名字也告訴給那個官了。

「住多少年？」

再問。

「三十多年啦。」

依舊是笑着回答。

「種多少地？」

「八晌。」

「幾口人？」

「八口。」

「不對，多呀。」

「那五口是姑爺家串門的。」

「義勇軍紅胡子那去了？」

「沒有什麼義勇軍紅胡子呀。」

「我問你，昨天你們開會幹什麼？」

孫三明白是指什麼事情，就照實地一五一十地把求神許愿的事告訴了。

「警察隊長怎麼死的？警察兵到什麼地方去了？」

是怪事，呆了一會答不出，但是他想起昨夜破曉時關帝廟上的槍聲，猜到二兒子說的話應驗了，警察兵打死官長，反叛了，拉出去當義勇軍。可是他這些話不能說，裝作不明白地換了話頭。

回答着：

「這個老總，我就不知道啦，一晚上家人沒有出門。」

「看你還是個好人，」說到這，官笑了，「可別謀反哪，胡子壞良心，老百姓一上當就別想活，國法可不容！現在國家比從前多麼好，總派兵下鄉打胡子！說完啦，你以後要好好種地，別想花花道，懂不懂？」

說完話，一夥人走出去了。說國家比從前好，孫三知道那是撒謊，不過這回的官兒，老實比從前的和氣，不裝凶，是不能埋滅的事實。平平安安地把檢查度過，孫三忽然認為也許是那天在山神廟磕響頭誠心感動神爺暗助的結果，由是，一天多不知怎樣安置的恐怖，到這時他覺得是太平平地過去了，他的內心寬敞了，身上鬆快了不少。

但廟上的警察隊，爲什麼又反叛了，使他實在解說不出。既然反叛，爲什麼不趁黑天在屯裏搶劫，像一般的叛兵那樣？那，一定是當義勇軍去，義勇軍就不搶老百姓的東西的。

真的，孫三放了心，他想戰禍不會有了。豐收也快到手了。屯裏一住上兵，義勇軍，胡子都不敢來，那就該過太平的日子。如果想想這些兵要是往小城子打義勇軍兜後路，那就縱然有仗打，也

定然在王家屯以外的地方。

雖然，他却有着個不能自圓其說的難題，就是：日本兵既然沒有什麼不好，為什麼義勇軍還要出來作對？義勇軍既然為民除害，為什麼日本兵「滿洲國」兵要拚命打？是什麼道理呢？……

家人都平下心，孫三不再想什麼，得閑把眼睛往大門外看一眼，看到門外金黃一片的莊稼，一下子就又想起過幾天以後的一個豐收，他樂了，隨即出了一口長氣。

八

過午，遠處響起來鎗聲，愈響愈密，而且，不像昨天晚上只是東北一角，西邊，南邊，東邊都同樣地響着。遠處天邊上，浮現着濃重的煙霧；戰爭擴大了範圍，可以想到的是燒，殺，轟炸……王家屯的人們又慌了神。孫三呆呆的。戰爭既然擴大到四面八方都是，像是又都距離屯子不大遠，誰都不敢擔保王家屯是福地。孫三確是覺得沒有多少把握。

屯裏的日本兵，滿洲兵，住在關帝廟同王家大院，一批一批地到屯邊嶺頂上掘好的防禦地方去把守，去增厚實力，彷彿戰爭就要打起來，就在王家屯。從火車道到關帝廟，踩出一條新的大道，莊稼踩得東倒西歪的。

四五架日本飛機，不時在空中飛翔着，過會子又飛到別的地方去，那種忙碌的樣子，又可以證明出戰爭着的前線很緊急的。

屯裏倒還安靜。有日本兵住着，不許人們出入，沒有人敢亂動的。檢查，已然告了終結，當真搜到了兩名義勇軍的探子，說是要鎗斃的，但要去遊街之後才能動刑。

孫三看到這勾當了，在他的房西。

他看到兩個莊稼打扮的年輕人，手反綁着，垂頭喪氣的。胸前擺出一個木牌，知道那上面寫的字一定是人名和罪案。兵之外，一夥人打鑼，吹喇叭，類似一點過新年唱秧歌一套玩意兒，然而後面沒有一個人跟着看，即或連一個小孩子都沒有，這是和平日一般耍玩意的不同的。聽有的兵說，是義勇軍，究竟證據在什麼地方，他沒有看到，他不知道。人不認識，兩個都是生人，空手的人就說是義勇軍，他爲兩個人報冤。他覺得兵這樣幹有點不近情理。

他還爲兩個人惋惜，同時惋嘆人命的沒有把穩。

這事情有點叫人不平。到傍晚時分，他就沒有心思吃晚飯了，對着西沉的太陽，他想上楊玉全那去一趟，順便打聽一些事情，但當他想到路上散佈的崗兵，禁止行人，他自認晦氣地取消了

原議。

遠方的鎗砲聲，隨着傍晚終止了。

白天畢竟還好過，一到夜裏，人們真有些怕，一定說怕什麼，倒說不出，只覺得黑夜裏是容易發生一些什麼事情似的。全屯的人，表面上很平靜，實際上每人的內部全充實着極度的緊張和不安。天陰起來，月光掩沒了，星光消失了，到處是重重的黑暗，漆一般黑的黑暗。狗不時地叫着，多半是咬那巡行着的兵，特別是日本兵，皮鞋聲響得怪大的。有時，嚴厲地嚇問着口令，也可以引起一陣狗的狂吠。

孫三根本不知道，爲什麼這些兵要開進屯子裏，這裏沒有義勇軍，沒有胡子，用不着派兵鎮壓。現在，躺在炕上睡不着，他一反白天所想的有了兵駐紮就不會受到戰禍的想法，他倒以爲惟其因爲有兵，住在這塊，戰爭才容易找上這塊的。他所以能够這樣矛盾地思索，是因爲記得一件有關聯的事情：義勇軍出沒無常，常向有兵駐的地方攻，——他所以認爲當前的王家屯，簡直就是一個火藥庫，只要從什麼地方投來一個火頭，就可以很容易地爆炸起來。

聽身旁女婿睡的鼾聲很大，北炕的二兒子雖然沒有打着鼾聲，沒有什麼動靜，定然也睡得

熟熟的，他一方面羨慕年輕人容易睡，一方面又憎惡他們太不把緊要的事情看重，想上一想。

院裏大青狗，有時跟別處的狗叫那麼一兩聲，叫得懶懶的。

起了夜風，風吹房前房後老柳樹「呼呼」地響，愈響愈大，愈大風愈急。大概，一個暴風雨就要到來。這麼黑沉沉的夜裏，如其能下一場暴雨，在孫三未始不覺得痛快一些，可以解除胸中的悶氣，可以抑下去內心的思慮。

但是，可不那樣，讓孫三不想神，甚至要他忘記了神爺保佑的事，那都可以的，惟有讓他忘去了莊稼，那比什麼都難。他想起門外的莊稼，十分注定會是個豐收，如其真來一場暴風雨，可就沒有一點指望。豐收，豐年自然談不到，倒一定是個歉收與荒年。那後事不堪設想了，日子不能好過。莊稼人就是這樣難，年年都要把全身的精力，大量的錢，先化費在田地裏，到秋天能否有個好收成，誰也無法推算。今年，分明可以有一個豐收，却又橫添出許多變故，事情料不到呢。

他祈求風雨不要發作，切不要發作，誠心誠意的祈求着，暗禱着。

睡不着，怎樣也不能睡，頭昏昏的，盡在不停地想些事，越不要想，越在腦中盤旋得很厲害，孫三覺着自己從來沒有過這樣的長夜不眠。

沒有辦法，他把兩眼緊緊地閉着，意思要快點睡，結果還是白想，閉得緊緊的眼睛，居然會看得出好多東西，什麼戰爭，什麼火燒，死亡，收割……一些一些，後來像活動畫片似地，一片一片地在他的眼前伏現着。

兩點「滴達」地響，打在窗紙上，打在院心地面上，這雨聲，把孫三沉重的頭，本來自己也無法壓制亂想着的，這時給驚歇住了，什麼也不想了，眼前伏現的活動畫片也消失了，他的全般精神，都注在靜聽淅瀝的落雨聲。然而，又怪，雨像怕他似的讓他聽跑了，風也止息了，剩給他的又是無限的寂靜和黑暗。靜得太厲害了，女婿的鼾聲也在這時收束了吐放，使他不由地想到了一種「死」——只有死，才是靜得連一點聲息都沒有。

「要死了吧？」

暗暗地說着，以為大難當真要走過來，死亡也要來了，過一會，坍塌了一塊天都是可能的。不下雨，總是好的，莊稼不至於栽倒。

一會子，孫三看到了窗上的紅光，他猛可地記起來，原來自己的眼睛閉了好多時。知道，那紅光又是遠處的民房燒起來了，而在同時他聽到了稀零的鎗炮聲。

其實鎗炮聲的響起，遠在雨止前，窗上的紅光也映上了好一會了，只是他眼睛失了官能，耳朵沒有幫他聽鎗聲，只顧聽雨點與寂靜，所以在那一瞬間他就能感受到夜的沉靜，所以是他可以聽到雨聲而聽不到鎗叫聲，可以聽到像死水一般的寂靜，而聽不到炮吼聲。

「打死日本鬼！」

忽然，北炕的二兒子，喊一聲，嚇他一跳，就趕忙着呼：

「慶祥，你說什麼？」

他怕慶祥的話，讓屯裏的日本兵聽去，那可了不得。

兒子原是說夢話，沒有醒，翻過身，咬了幾下口脣與牙齒，又照舊地睡。

這年輕人，有這心思！孫三早就覺得他不把穩，聽他說的夢話，有多麼危險。愈發不好辦，愁上加愁，孽根，不但自己不看重自己的性命，將來鬧出事，說不定會連累全家的。

平空裏多添出一塊病，又有如身上生瘡的人，正愁着不知怎樣把瘡口治好，不提防別處又長出一塊新的瘡口，調理上比從前更加困難。那就是，如今的他，除了無辦法的恐怖之外，又添上了一件使他無時可忘的悲哀，——悲哀自己的兒子，除了名分上管他叫聲爹，以外，全個身子，血

統，都不是屬於作父親的，而他將來闖出來滔天的大禍，作爹的偏要受連累，無法脫除教養的責任。

於是，在無辦法中，孫三不自主地微微地嘆了一聲，同時，兩只老眼睛，在黑暗中，毫不吝惜地，淌出來酸辛的熱淚。

夜，太黑了，孫三覺得一家人現在正墜在夜一般黑的深淵裏，憑你想怎樣突破圍障，終是沒有用處。窗上的紅光，由於戰爭，焚燒襯托出來的，可說是黑夜裏唯一的光明，他望着這光亮呆住了。

他的眼淚繼續往外流着。

耳膜裏一聲「呼隆」地響，孫三什麼都不知道了，疲憊得實在無法支持的身心，這時就自然然地把自己止息在睡鄉的深處。

九

……孫三爲一種什麼聲音驚醒了。

是什麼聲音呢，那麼小，那麼輕？不是雨聲，不是風聲，也不是鎗炮聲？

「花刺花刺」地響着。

「爹，你聽。」

二兒子低聲喊。

「是呀，有動靜。」

以同樣的低聲，孫三回答，那樣子，像是怕高聲說話，讓響聲聽到不大方便。

「呵，知道啦。」

這麼說完，慶祥爬起來，摸黑穿上衣服，輕腳輕步地走到南炕邊，以更低的聲音向他的爹說：

「房後秫稽牆那塊有人。」

孫三也覺得是那響聲，隨即爬起身，他知道要有什麼事發生了，盜匪？不能，這裏多兵駐着，不准人們走路，盜匪長翅膀也不易飛進來。那可是怎回事？……

「花刺」——一大聲，那定然是秫稽牆破了一個窟窿，有一種脚步聲，前院大青狗奔到房後咬着。

孫三着急，顧不得着呼女婿，（女婿也醒過來，不過沒有動，）在黑屋中牽着二兒子的手，本

能的在門後摸起兩根棍子，遞給兒子一根，屏着氣息守在門兩旁的黑暗中。

怎樣對待這奇遇呢，一個孤家，叫喊時沒有隣家能聽到！

聽，是人的脚步聲，而且不是一個人，嚇着狗住房前奔，脚步亂。狗像是讓什麼東西重重地打了一下，「汪汪汪」地叫了三聲，躲到別處黑暗的角落裏。不容孫三再靜聽那動靜，他的房門「茲卡」一聲扯開，裏層板門被猛烈的撞着，捶開了，接着就又來捶他守候的東屋板門。踢着。是兩個人。

他同兒子，兩個人一句話不說，但只急促地喘着氣，想鎮靜也辦不到，心燒着，腦袋像要裂兩半。棍子全揚起來，只待門踢破後，有東西闖進屋，迎頭就是一下。

西屋的孩子驚醒了，大聲地哭着。

門在這時被踢開了，第一個闖進來的黑東西，讓二兒子照下半截就是一棍，「哎喲」一聲，跌倒在屋地上。第二個東西發覺到埋伏，想往後退，止不住脚，在同樣的「哎喲」聲音下也倒在地上。兩棍子都是兒子打的，孫三手遲眼鈍，打出手中的棍子時，早沒有用處了，從門上撞到地下。炕上的女婿跳下炕，三個人在黑暗中按住了兩個黑東西，按着，壓着，一邊喚西屋人起來點燈。

是兩個人，在地下掙扎着，罵着，話聽不大懂。酒氣很大，是兩個醉鬼。慶祥在急迫中明白了是怎麼一回事，就冲着那罵話個別的人亂捶着：「劈拍」直響。

燈點起來，西屋人跑來看熱鬧，大家都明白了：兩個醉兵，一個滿洲兵，那一個是日本兵，特別是日本兵的臉，讓慶祥打的滿是血，還流上一些泥土。

一看這樣子，孫三發了呆，趕忙起身鬆開人，然後嚇着二兒子：

「你還打，還不鬆手！」

兒子和女兒都鬆了手，全家的人都覺得闖下了迷天大禍，呆了。

兩個徒手兵乘勢爬起身，那滿洲兵，軍衣撕碎了好幾條，帽子滾在地角上，光着灰土沾滿的頭，裝腔作勢地擺起威風來：

「好，你們敢毆打軍人！」

沒有人敢出聲，聽着。

「你們是紅胡子，明天就抓到司令部去！」

孫三聽這話，腦袋上冒了涼風，拿出莊稼人的習性央求着，口吃地說：

「老總——我——我們——不知道——……」

他的話不待說完就碰了釘子：

「不知道你們敢私通胡匪！」

那個日本兵，站在地中間，不住用手擦着臉上的血，連聲地嘟嚕着：

「這個的不行的，報告司令部的。」

陰沉的一幕夜劇展開了，然而這幕劇是不知怎樣收場的。孫三一家人都明白，兩個兵往屋闖，不是要吃飯，不是為搶錢，而是要作那件說不出口的醜事。真的，兩個兵正是為着那件事來的，一般人認為犯法的那一件事。但現在，主犯反倒擺出無上的威嚴，受難的人倒變成了犯罪的。

面對面的相持了一會子，靜靜地像想什麼心事。

過一會，那滿洲兵用勁地說：

「明天見！」

拾起地角上的軍帽，要往外走，他要結束這幕夜劇。沒有走成，慶祥攔住他：

「慢慢走，有話說。」

他說話的語氣，絕對不是莊稼人對官兵的神氣，而是理直氣壯地詰問，嚇止。

「哈，老爺子聽你說！」

把慶祥推一下，再走，然而慶祥完全變了樣子，像瘋了似的。他什麼都不管了，他惶恐的心情也沒有了，有的只是一股「反抗暴力」的力量！他一把抓住那個兵的肩膀，用勁地捏、捏、捏着，一直到被捏的人「唉喲」了一聲，彎下身，才鬆了手。就在這時，他的威風才大着，氣勢洶洶地追問：

「說！半夜三更幹甚麼來！」

那神氣，儼如一個官長斥責着一個犯軍法的弟兄。

孫三急壞了，嚇壞了，想止住二兒子的行動，手、脚、嘴都像失了常態，不知道怎樣運用，身上出了一身汗，打着冷戰。

「幹什麼，來強姦，你能怎樣！」

那鬆開了的兵，又神氣起來，他總認為他自己是一個兵，莊稼人是不敢把一個兵怎樣的，就照直說了，還理直氣壯的挺一挺胸脯。可是他想錯了，此時的慶祥，變成個天不怕地不怕的莽漢，不管什麼叫兵，什麼叫莊稼人，不管自己的後事怎樣，後日，性命可以斷送，眼前却不甘心受辱，凶

凶地嚇着：

「強姦？強姦就打！」

話說完，手隨即跟上去，照着仇人的臉上又是一頓打；一個兵，是難以敵抗一個莊稼漢的，何況身上還醉着酒。孩子嚇得哭起來，孫三給老天爺作着揖。慶祥在這一瞬間簡直成了個頂天立地的武士。他又照着日本兵的臉上打，一面狠狠地說：

「不行的，不行的，偏叫你行！報告司令部的，報告司令部也要我打完你再說！」

兩個人合一塊也不是真抗拒不了，酒有點醒了，逃不出，就只有屈尊着哀求，

「不敢啦，再也不敢啦。」

「還敢欺負莊稼人不？」

服了軟，慶祥還要問。

「也不敢啦。」

「就心思莊稼人好欺負，屁都不敢放，算你錯想！」

孫三一下子覺得脚能動轉，就輕輕悄悄地走到門旁，拉住二兒子的的手，臉對着臉，要說話，話到

舌邊說不出，頭上汗珠子一滴一滴地往外冒。好一會，才能顫顫地說：

「祥，放——放——放了罷……」

話像是沒有說完，但再也說不出口。等着、等着、等着兒子的發落。

雞叫了。

豆油燈剩不多的油，燈光抖動着。

「爹，咱們爲甚麼要受欺負！」

說這話，慶祥眼睛淌出來眼淚，是傷心又是氣憤，又接着說下去：

「咱們也是人，爲甚麼要怕臭大兵！不管誰，欺負上來就打，打這幫忘八蛋！咱們要幹幹！」

又是一聲顫顫地話：

「祥，放——放——放了罷。」

聽了作爹的話，慶祥忍痛地一揮手，兩個動物像遇赦的狗，急急地逃了出去。燈滅了，屋中充滿了雜亂的低泣聲，浙瀝的雨點，在這時出來悄悄的陪伴着。

好生生的作老百姓，不幫義勇軍打仗，橫豎日本兵不能說你怎麼樣，孫三在一天前這樣想過的事是不對了，連家門一步沒有出，就已然成了罪犯，如其有義勇軍，再真幫他們一點忙，那更不知應該怎麼樣。哭着，想着，天就亮了。

闖的禍怎樣辦？跑麼？不要說屯子裏走不通，就算能行，家又往那裏安放！不跑，眼前的大禍可不是容易抗的。

此時的孫三，出乎尋常地沒有報怨二兒子的魯莽，他也覺得到醉鬼打的痛快。他忘記了自己的平民身分，而平民的和官兵作對，正相等於用雞蛋往石頭上摔一樣，將要得到個不堪設想的下場。

屋子裏死氣沉沉的，人呆着，像些傻子，眼淚順着舊道往外淌着，鼻涕緊跟着眼淚湊着熱鬧，一會，「拍達」一下子，讓一個人摔在地下叫。孩子們有的把兩只小眼睛死釘着別人，有的就不自主地幫同着淌些淚，他們爲這莫明其妙的變故弄呆了，呆呆地不說一句話。

雨聲在他們不留意中停止住，但天還是陰着，太陰擋的露不出頭。遠方鎗炮聲，比夜裏更真切地響，從聽到鎗炮聲算起，這是最厲害的一次，因此可以推知距離王家屯比每一回都要近了。

一些。

「壞啦。」

不經意的，孫三冒出了這麼兩個字，兩個字，是有着它的來源的，他困於處境的險惡，又感受到戰爭的逼迫，話隨就脫出口外。

院裏的大黃狗，一連叫了好幾聲，孫三看到闖進院三名日本兵和五名滿洲兵，人人平端着鎗，凶剝剝地一直闖到屋子裏。八個人中有一個頭上包着綳布的滿洲兵，正是讓二兒子釋去的哀求者。用手指着，「這個、那個、那個。」他和二兒子、大兒子、女婿幾個男人都被綁上了。那個在夜裏受箝的滿洲兵，顯出來英勇，盡在「劈拍」地往二兒子臉上打，每一下，每一聲，孫三都覺得心痛，就口吃地央求着：

「老總——你——你打我——打我罷。」

鄉村的路，刮風天到處飛塵土，一到落雨天則又到處是泥水，雖只是一總不過落兩陣小雨，路上倒很有相當的滑，如果不小心，可以很容易地就跌上一交，孫三有兩次，虧得有人架着才沒有變成泥人。但他不感謝架他的人；沒有他們，他不會在落雨的早晨走閑路，反之，架他的人不是

出於本心要那樣作，而是監視他的。二兒子的臉上，還是不住地挨着巴掌。

細雨又下了，一絲絲的一絲絲的，正好比孫三心中理不好的心緒，攪着、攪着、和細雨一樣又是斷斷續續的。痛恨之餘，不知怎的就那麼在心裏訴求起來。

「仗快打過來罷，痛痛快快地打過來罷。」

泥溼的路上沒有一個行人，有的就是灰衣的崗兵、草綠油油的，但莊稼有好些倒臥在田地裏，一夜的狂風，就是它們倒臥的主因。小河流下來渾渾的水，燕子們怕污髒了它們淨潔的羽翅，不願在水面上嬉戲。炊煙，在幾家的煙筒上飄蕩着，靜悄悄的，又是懶洋洋的。在平日，一亮天，豬呀、狗呀、鴨子呀，路旁邊從不缺乏的，今天一樣看不到。太冷清了，孫三覺得自己到了別一個世界上。二兒子的臉，染滿了模糊的血，雨絲澆着，一滴一滴往下流。頭倒垂着，人已經昏過去了，孫三幾番向那手染血跡的行凶人求饒，得不到一點理會，而且後來竟遭受到嚇罵：

「老混種，再說就打你。」

孫三這時只知可惜自己的兒子，一點不像平日，兒子作錯了事，要大罵他一頓，他竟至於想到能把自己身上的皮，剝下去包上兒子的臉上，身上替他挨打才好。他想昏了，那怎會呢，但是這

正是一個父親痛愛兒子的傻地方，惟其這點傻地方，才是人世間真正的偉大的「愛」的表現！到後他後悔不讓兒子把那狗東西打死，怨自己失了算計。

犯的罪，除了「毆打軍人」那一條他承認，餘外硬給他們安上的「私通胡匪」，他至死也不認可。他自己想躲避胡匪還怕不及，還能去私通！如果真私通胡匪，義勇軍也不至於恐懼了兩天，恐懼的恨不有個地縫都想鑽進去躲上幾天。

沒有辦法，兵是不講理的，兵是有權力的，孫三怎樣也不能怎樣。

解到關帝廟司令部時，細雨停住了，可是他們四個人身上的單衣裳都澆得透透的，黏黏地貼在皮膚上，溼氣時時向皮膚裏侵蝕着。

想起走過廟前「亂屍崗」那一會，孫三想到墳邊上用草蓆蓋着的一個未掩埋的死尸，從露在蓆外的褲子，鞋上面看，知道是警察隊的隊長。雖在雨天，那腐亂的味道，却很濃重地衝出來，蒼蠅「嗡嗡」地叫着，飛着，啃着。墳上高樹梢中的幾只烏鴉，它們原在攪食那死者來的，看到有人來，才紛紛地退到樹上。一個警察官的死是這樣。

他又爲什麼死的是毆打了軍人，還是私通了胡匪同義勇軍？

知道他是怎樣死的，不過，由此而引起的「人太容易死」的問題，他倒爲自己悲傷，捏了一把冷汗，他想他將要和那隊長一樣被打死，想着，一直到進了廟門後，他那時都擔着一顆放不下的心，不知怎樣好。

他很煩亂的。

既經到了院子裏，他們四個人被關在大殿裏。孫三用昏花的兩只老眼，看看陰沉沉的殿房，殿裏已經有了好些個人，橫着豎着倒了一地。但殿裏太暗了，又沒有人說話，他就看不出究竟是那些人。

「呵，這裏怎麼關起一大幫人？」

想着，輕脚地走着，把昏迷迷的二兒子放在關老爺寶座旁邊的柱脚下坐着，他轉過身剛要搖手着呼大兒子同女婿，聽到像有人喊他，聲音低低的：

「三哥，是你？」

回過頭，在黑角上黑臉周倉寶像的脚跟下，看到楊玉全坐在那裏。

「呵，玉全你也來啦。」

像得到一個親人似的，撲過去，當他把自己的身子坐好在玉全的對面時，就看到周倉身旁笑面判官的寶像，手裏的「勾魂取命，你可來了」的勾魂牌，正像對着他招搖着，他就把舌頭猛可的縮了一縮，忘記該說些什麼話。

「三哥，我想去看你，就是去不了，昨天晚上弄到這塊來。」

小聲地說，生怕殿外的看守兵聽見。

孫三聽玉全的話，想到自己本也想去看他，一樣因為道上通不過，看不成，不料想在想不到的場面下倒聚到一塊兒，就小聲地對玉全說：

「我也要去，看你來的，走不成。」

然後是彼此小聲地問着事變的原故，彼此說出來的話沒有大的差別，發生事故又全在昨天晚上。有幾家當真遭了搶劫。

屋裏亮了些，是孫三習慣了黑暗。他仔細地把殿裏人看上一遍，看到都是些屯裏熟識的人。有些人因為辣椒水灌得太多，不肯招認私通義勇軍，弄得這時候昏昏沉沉地睡，還不時打着噴嚏，或是呼出幾聲痛。有的人臉上儘是傷痕，倒在地上一動不動地像一條死狗。孫三說他們都

是昨夜後半夜中弄了來上的毒刑。他想自己快該受到那毒刑，他怕，又想到求神保佑，轉身向關老爺就磕了好幾個響頭，祈求保佑他們四個人的安全。他想再給別的神爺磕頭，却讓玉全抓住他，嚇他：

「你瘋了！」

「不瘋，不是瘋，我怕死！」

「三哥，我跟你說話！」

「這可不是日子啦，這可叫作什麼天下，我，我怕死，我要活，我不死呀……」

「誰？皮緊了？媽的，真少打！」

孫三碰了釘子，殿外看守兵罵起來，他老實了，才明白剛才自己是發了瘋。

然後，玉全告訴他王寡婦讓三個日本兵輪姦歸了西，張家的豆子，讓滿洲兵翻出來喂馬，楊家十二口豬只殺剩一個小豬仔，又告訴他……又告訴他……

突的，炮聲又震天動地地響起來，鎗響聲像爆豆，這，呆了他們一羣受難人。仗打大了，打近了。

孫三心一動，覺到溼衣裳涼到深心，伸出手按在胸前，肚子上，躲避溼氣往心裏侵襲。鎗炮聲更猛烈地響起來。

十一

究竟不知道是打的什麼仗，到底是誰打誰，但鎗炮聲儘在不停地響，所有他們大殿裏被困的人，連神志不清的都聽到了。

院心中不住地有人跑進跑出，鎗刺響、皮鞋聲、喊號令、拔隊、吹號，東西配房和後院這麼鬧了一陣，平靜了。

「是小城子義勇軍敗下來？」

孫三心想着，就低聲地對玉全說，手在胸脯上一動，覺出來身上衣服已經乾了。

「不像，東西南北方都像打。」

「裏面的兵一定開出去了。」

「你聽剛才那一陣亂，八成開出去，那你們就可以晚受一點罪。」

「打罷，越打越好，快點打上來把咱們都打死就得啦，誰甘心受這樣罪！」

機關鎗「突……」

人們的身子被重重地綁着，却沒有綁着他們的心，心裏面，這時就想到家，家裏人，更不知怎樣慌張。

孫三不再說話，在忙亂與氣憤中，從太平想到慌亂，從安居想到戰爭，從豐收想到殘年，從神靈想到罪惡，從困苦想到死亡，他想來想去想到單是希冀着別人的救助，那是不易實現的，就是神爺，他一向所最信賴的，也覺悟到沒有半點用處！關老爺有靈，該不容許日本兵強住他的廟宇！叛神的決心一經揭起，像怒潮的湧上決堤似地不能制止，他用兩只老眼，以最短的工夫，把全殿的泥像掃了一遍，看他們實在只是些「泥人」而已。然而從前爲什麼那樣篤信呢？是自己太過於昏庸！而他明確的斷定着，現在自己的能够這樣，是由於他從實際的經歷中得來的結果。

看一眼二兒子，他的眼睛睜開了，喃喃地自語着：

「爹，咱們要幹，不能受這種氣。」

他嚇了一跳。生怕讓門外的看守兵聽見。幸好沒有人，不，連皮鞋走路脚步聲都沒有，是人在近前，二兒子又說話，像是有些後悔：

「爹，你怎不讓我打死他！不打死他，他就要禍害死咱們，咱們要想活，非打死他們不行！」這是驚人而又奇特的話，屋裏的人，都把視線集中到二兒子那裏。

「通——花！」

一個炮彈，大概落在廟路的「亂屍崗」上炸裂了，全殿的人，耳朵震得「噙」地叫了一陣，還有人嚇得叫着「媽。」

「炸彈！」

叫這一聲，很大，是忘記了外面的看守兵。外面，一點動靜也沒有。

「亂屍崗那地方。」

「打上來啦。」

「怎辦哪。」

「家裏可怎好。」

叫着，喊着，有人甚至於哭起來，殿裏面亂糟糟的。

「突……」

機關鎗聲愈發加大，他們猜到是戰爭迫近了屯邊，不，他們竟然聽到了一聲巨大的呼喊：

「殺——」

接着又是：

「殺——」

「殺——」

坐着躺着的人，這時都慢慢地爬起來，雖然手都被反綁着，他們却想活動活動，他們困囚的身心，正想趁此舒展舒展，戰爭刺激了他們，使他們興奮。

「爹，打起來啦，幹我去！」

孫三聽到二兒子又喊，拋下玉全奔過去，偎依着。可憐的年輕人，空有滿腔的熱血想反抗暴力幹幹，一當他打算擊拳時，綁着的兩隻手就回給他以無限的疼痛。他臉上的傷口，本來密接在一處的，這時又裂出來好多的紋路，從那上面冒出來一條條的血絲。憤激地喊：

「什麼時候才能解除身上的綁繩！」

眼睛完全睜開，精神煥發，這使孫三意外的樂，鎗炮聲逸出他的腦後，他全副精神都注在兒

子的身上，想法說着好話，安慰着兒子的激憤：

「慶祥，別上火，你好啦？聽爹話，綁繩總有一天能去掉，千萬別着急。」

然而兒子並沒有聽他的話，反而又繼續問着：

「到底誰打誰？」

誰打誰？不錯，這是一回事，這回事是他們全殿人都要知道的，縱然知道了並不一定對他們有多大的關係，偏是他們都那麼地關心。他們急切地要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在極度緊張的情勢下，他們看看作了半天多的夥伴的神爺們，不期然地覺得有些好笑。平常日，大殿裏除了初一十五香火日外，再沒有人有福分能進來觀觀光，尤其是陰森森的氣概，一進來就覺得有點毛骨竦然的，便生出神爺所在的地方，畢竟與常人不同，畢竟有他的威力的心情。但從今以後，西洋鏡拆穿了，人們都知道了所謂神爺們，不過是一些泥像而已，實在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他們沒有什麼神力，他們不能保佑別人，炮聲巨烈的響聲，還是可以震破他們的頭皮或是衣鎧。這樣的神，神與人之間，究竟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板窗上像有人敲擊似的，那聲響亂而顛，簡直無從分別是用什麼敲着的。既而加大了，到後

來像敲小鼓似的。微弱的話語聲，伴着敲板窗傳入人們的耳膜裏：

「他們……他們……都走啦……走半天啦……」

「是誰？」

玉全頭一個喊，別人也跟着同樣地問：

「是誰？」

他們知道不是看守兵，想到事情有了變化，膽子大了，但又托不住底，更顯得緊張。有的人想往窗外看看，但那窗洞比人高出有二三尺。一個人憑怎樣努力也不行，而他們的手全被反綁着，不能解開綁繩攀着一點東西往外看看。

「他們……走半天啦……」

又是那聲音。

人人的心，急得像要發火。

慶祥的兩眼，炯炯地發光像兩只貓眼睛，精神又增了不少。他爬起身，以半晌的掙扎，還有別人的幫助，到底讓他站上了關老爺的寶座上，望院心清清楚楚的。

「慶祥……你……你……」

「你」了半天說不出話，孫三一而爲兒子的精神規復快樂，一面又爲他類近癡狂的行動着急，就在這情節中，才使他嘴裏說不出話。

「一個人沒有啦。」

這是一句多麼難得而又想不到的話！

「告訴你們……都走啦……我是悟空……」

「悟空，悟空，開開門！」

「開開門，悟空師父！」

這才知道外面說話的人是誰，知道敲門的聲音是出自誰的手上，知道院裏的兵都沒有了。該是他們有盼望的時候，作夢都作不到。

鎗聲、炮聲、人喊聲，更凶地發作起來，不過他們此時的聽覺，只給他們聽那板窗外的顫抖話語聲，而聽不到震天的巨響。他們急於要衝出殿外，趕快恢復個人的自由。

可是，突然的，巨大的聲音都沒有了，不管鎗聲、炮聲、人喊聲。代替着的是一片凌亂的哄哄聲

與跑步聲。

「門鎖着……」

悟空像還要說什麼話，不待說完，「呀」地一聲叫，退到旁面去。然後，廟外面揭出來一聲宏大的呼喊：

「衝——」

接着又是凌亂的奔跑聲，接着，衝進廟門，可以聽出有很多的人，接着由甬路衝上大殿，恰當這時，悟空喊了一聲「救命！」

殿裏人人捏了一把汗，完了，一定是日本兵衝回來，來消滅他們，他們不自主地縮成一團，屏着氣息不敢出着大氣，緊閉着眼睛等着死。孫三覺得腿上一陣涼，是嚇出了尿，尿溼了褲子。

這些，只有孤立在關老爺寶座上的慶祥看的真切，他有如驚奇一般地叫了一聲「啊——」但衝到殿前的人，沒有再往殿裏闖，像是又分着奔向東西配房，後院幹什麼去。不，來到了，哄的一聲，又是一批人擁到殿前，「嘮嘮」兩腳，一扇門踢開了。從破門中，人們立時看到一隊衣服不齊的武士，有拿鎗的還有拿大刀的。

沒有往屋裏闖，像等着什麼。他們不知道該怎樣好，等着罷。可是，在他們的靜待事情前進中，聽到了那一句有力的呼喊時，他們的眼前就像托出來一輪晴天裏的太陽，亮光光的。

「我們是義勇軍！」

然後又是：

「我們是義勇軍，我們也是老百姓，我們專打欺負老百姓的敵人！我們替老百姓解除痛苦！老百姓是我們的助手，我們是老百姓的軍隊！我們打跑了日本兵！」

「我，我也是一個！」

慶祥在殿裏驚人地喊。殿外的人從破門中鑽進來，他們在義勇軍手下脫除了身上的綁繩，恢復了個人的自由！

天晴了，太陽就在這一刻從重重的陰雲中冒出頭，裂開嘴不住地歡笑着，好像給他們恢復自由的人們祝賀，又好像歡迎義勇軍的光臨，和他們的偉大的功績。

十二

近處的喊殺聲沒有了，鎗炮聲停止了叫吼，日本兵和滿洲兵，除了戰死或是受傷的以外，都

逃光了。屯裏屯外儘是些義勇軍。不是胡子，胡子要搶東西，要綁票，他們都沒有作。他們的打仗傢伙，太不整齊了，什麼扎鎗，什麼大刀，什麼火鎗，什麼洋鎗都有。衣服穿的也亂七八糟的。他們不止人們通行，對人們非常的和善，勁兒十足。

孫三和兒子女婿，在解圍後，脫去了綁繩的束縛，就一直地往家裏跑，跑過「亂屍崗」看到陷出一個大坑，坑裏坑外翻出些爛棺材板。路上異常地滑，走一步就要退上半步，好在天上不再澆着雨，還算好走一些。

路上盡是些亂奔亂竄的人，還有往裏潰開的義勇軍。莊稼一片一片地倒在稀泥裏，讓些敗兵奔逃時踐踏得生氣全無。孫三他們四個人顧不得這些，儘在往家裏跑，跑到家裏，家人正在號陶地哭喊着，嚇的不知道怎樣才好。頭半天，家裏的豬、鴨、雞、粳米、白麵全讓日本兵弄去了，東西也翻得亂糟糟的。

可是，這樣也好，家人既然能夠團聚，家園還有法整理，在孫三未嘗不覺得寬寬心。雨後的秋陽，高高地揭着，熱刺刺的，一天來還沒有這樣熱過。孫三彷彿重見了光明一樣，湧起無限的勇氣與快活，預備秋收；從太陽的光明中，他宛如看出莊稼更熟了一些，更黃了一些。二兒子比別人更

興奮，臉上，身上的創傷，覺不到有什麼疼痛地方，在屋裏打了一轉，像想到了某種遺忘的事情，轉回身，一句話不說，急急地跑出家門，他臉上洋溢的喜氣，助長着他向前奔跑的脚力，他那行動，又有些近於瘋狂的成分。

屯裏叫起冲天的嘈亂聲，到處都顯着新鮮，生動的活氣，日本兵施給他們的壓迫與苦痛，正好由現在的義勇軍反襯出來，兩方是絕然不同的，——一方面是壞的，一方面是好的。人們清楚了，義勇軍是老百姓的軍隊，是保護老百姓打日本的，是和老百姓一樣受苦的人。人們爭先恐後地看這些新樣的爲民除害的軍隊。孫三在家裏待過一會子，安置安置東西，好奇心使他要看個究竟，他離開家門，又往關帝廟走去。

在關帝廟，正有一個由義勇軍召集的大會要開了，孫三加足了脚步，摻在爭先恐後的人裏面走，走到了。

廟裏的人，擠的滿滿的，和一天前請願時同是盛會，但這回的情形可兩樣，男人、女人、大人、抱孩子的，小孩都有，叫、鬧、跳、笑是破天荒的氣象。他們充滿着全副快活，興奮的精神，抱有「探求」的心情，看看開着怎樣的會。

會在大家喧鬧中開場。

第一個跳上殿臺的是個小隊長，人們一看他那副樣子，全有些失望起來，破碎的衣服，蓬蓬的長髮，臉上積滿污垢，恰像一個監禁了好幾年的罪犯。說他是一個隊長，是一個領隊打日本的武士，就算是四歲孩子都不大相信。他說話的聲音不大，可是說的很清楚，一口流利的吉林土白，終至打動了失望的人們，他們厭棄卑視的心，漸漸又活動了，不一會工夫，臺下不滿意的亂哄哄的聲音就都止息住，一個大院子，靜悄悄的，只有他演說的聲響蕩動着。小孩子們抱在媽媽的懷裏，爲他那指手劃腳的姿式忽的伸出兩隻小手往前撲奔。話音大起來，拳頭揮動的越發厲害，如果人們的眼睛，能够看見空氣，那一定可以看到讓他的拳頭把空氣打出多少個窟窿。

熱極了，但人們忘記了頭上火熱的太陽。人人出了滿身的汗，但誰都忘記了動手去揩，讓汗珠不停地由頭上淌到身上，淌到地上；他們全副的精神，都注在演說人的嘴上、身上、手上，一直到臺上人說完話，他們才想起哄的一聲出口大氣，才發覺到汗水溼遍了全身。

「小夥子，真行。」

「怪不當隊長，人家是行。」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他說打日本帝國主義咱們老百姓人人都該幹，這回不幹將來永沒有擡頭的日子，這話說的不錯。」

人們私下裏贊揚，批評着演說的人，承認說的話是對的。他們的心有些動了，他們覺得需有一種熱狂的動作來表現一下才好，意思是報答演說人的盛情，可是他們不懂得拍手那一回事，不懂得歡呼那一回事，只好讓心裏癢着罷了。但他們是快樂的。等到別的義勇軍出來領頭鼓掌，歡呼，他們像發現到新的奇跡似的，盡情地拍着巴掌，發狂般地喊叫着。

孫三在狂潮中，覺得無論作什麼事，倒是人多氣力大，有勁兒，一個人在人羣裏非常的渺小。然而他這時的內部，正有着矛盾的心思。當他上半天被困在大殿裏，那時他自己以為有過前此未有的過激思想，就是，倘然能脫去身上的束縛，無論如何一定要想法同日本鬼幹一幹的。現在，經小隊長一陣沉重的演說，隨即激起一身的熱血與勇氣，但是，忽然一反映，他立時覺得那要幹幹的事是危險的，是孟浪的，他就不同意小隊長的言論了。他以為，一個莊稼人，管他受多少苦，那只能說是命運不濟，不能有非分的行動。一個莊稼人他一生的職分就該是種地，種地是他應盡

的義務，應負的責任，而對於官府，只是絕對服從。莊稼人應該把希求放在「每年能得一個豐收」。此外，什麼事都不應該參與。他又記起祖輩流傳的格言：多事不如少事，少事不如無事。——老人的話是對的，決定了他的行動，他接受了後者的意見，他仍然要在亂世之下作一個順民。

接着又是好幾個人上臺，作着激烈的演說，但孫三的興致減消了，不像剛才那樣注上全神聽，他把視線溜到旁邊，看滿院盡是數不清的人頭，向前仰視着，一個擠着一個怪好看的。他聽，臺上人說話聲壓伏了一切，一切都是靜靜的。但在極度沉靜中，讓他聽到了一種低沉的聲音，究竟是什麼聲音，他還分不清，仔細再聽，是站在他身後不遠的悟空和尙唸着「阿彌陀佛」。他誠懇地唸着，但又不敢唸大了聲音。眼睛閉得緊緊的，沒有托木魚的兩手，握在一處，像給上天作着揖。孫三受了感動，那「阿彌陀佛」的字眼就像告訴他說不能「輕舉妄動」，「多事不如少事」，「莊稼人應該絕對服從官府。」他剛想到自己沒有捲入那「幹幹」的浪潮中是很難能可貴的，忽然一應一合的喊叫聲揭起來。

臺上人先喊：

「我們要自動的武裝起來！」

「我們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我們要聯成一片同心合力幹！」

「我們要取消滿洲國！」

「我們要……」

後來的喊聲，孫三覺得有點刺耳，就不聽了，他單只聽着「我們我們」的字。喊聲太大了，一起初震得他的耳朵「呼隆」地響了一陣。

然後是報告戰況。人們才知道小坡子方面的戰爭，現在仍在繼續着。估王家屯的是義勇軍左翼縱隊。他們擴大了戰線，四處發動，在這吉海鐵路沿線作戰。人們又聽到些日本兵怎樣慘殺老百姓的情形，聽到當地老百姓怎樣同義勇軍聯成一氣抵禦日本兵，義勇軍怎樣死亡，還有冒牌義勇軍怎樣打劫人民，怎樣爲日本人利用……他們後來聽到某一次同日本兵打仗，兩個義勇軍空着兩手衝進日本兵一小隊的陣地中奪到一挺機關鎗，接着就來個反掃射，日本兵跪地求饒，都爲那事情的奇特而又好笑地樂起來。

最使人們不易忘記而又最受感動，感動到熱血沸騰，流出來酸辛之淚的，莫過於散會前一

個義勇軍演說中最後一段：

「……可是，父老兄弟姊妹們，你們萬不要想我們現在就好過太平日子了，不是那樣，我再說一遍，不是那樣！日本兵一定不甘心，敗出去，就會又打過來！一定要反攻的！所以我們不應迷惑於眼前勝利而快活，忘記了後事，我們的後事就是要預防即來的大戰！一定要大戰一場！我們的生死存亡，全看我們能否聯成一片，是否有毅力，是否有決心！我們能聯成一片，就有打不完的廣大老百姓！有毅力，就可以一直幹到底！有決心，就任什麼犧牲都不怕！這樣，一同站在被壓迫民族立場上，次殖民地的地位上，誓死抵禦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那我們的戰線一定能穩如泰山！我們鎗械子彈雖然不好，我們可有數不清的人，數不清的拳頭，加上最大的，堅固的決心，鎗子也打它不透！一直到把日本帝國主義同傀儡政府消滅後，我們才談到有安然生活的一日，那才是真正過太平日子的時候！父老們，兄弟們，姊妹們，不分男女，不分老幼，都不要再袖手旁觀，我們該立時起來幹！」

會在緊張中停閉了。

在憤慨與同情之下，當場有些人爭到預備好的參加義勇軍報名處報了名，那寫字的人忙

碌的沒有一點空。

「寫我，我叫王三。」

「我叫王海山。」

「我叫趙長林。」

「快寫，寫張寶金。」

那種爭搶的情形，比從天上落下來一些碎金子，好多人上去搶還踴躍。可是報名的人，差不多都是年輕人，年紀稍大的人們，就算他們受到了感動，（自然也還有些人不能完全聽懂了演說）知道該怎樣作，終因為顧慮多，不大好動，都離開報名處很遠很遠的。

慶祥擠了半天，才報上名，歡天喜地的隨着湧潮一般的人羣，湧到廟外，廟外的路全曬乾了。嶺崗上，路口上，好多地方全掛出來義勇軍的旗幟，隨着微風蕩動着。

十三

一連兩天，平靜地過去了，到了八月初一日。

兩天裏，屯子裏真熱鬧，成天是軍民在一起趕築防禦工事，計劃怎樣收割，存儲糧食，又訓練

操典，演習戰陣。捷報一次一次傳來：小城子防守得手，張家店攻下了，又是什麼地方佔領了，這一次大舉進攻，使日本兵驚奇義勇軍出動的迅速和不怕死的精神。關帝廟作了縱隊司令部，晚上有滿滿的人，在裏面聽戰士們講述接戰情形，怎樣夜襲，怎樣佯敗，怎樣衝鋒，還講些「滿洲國」就是高麗第二以及好多別樣的話，每每在聽過之後，就有些人吐出幾口長氣，彷彿從前積存在他們內心裏的不能解說的疑難，都由別人的口中，解釋出來。他們快活，有着說不出口的快活。

人們明白了義勇軍，認識了義勇軍，知道兩下實在是一家人，誰也離不開誰。因此，他們自願把家中儲藏着尙未被日本兵翻到的吃食像老酒、粳米、乾菜，拿出來送給義勇軍喝着，吃着；把些東西搬出來給義勇軍使用，他們那種大方的施捨，還是破天荒的創舉。他們覺得這些戰士真文明，文明，才引起他們的親切，愛護。

就是有一樣，人們覺得義勇軍的服裝太不齊了，鎗彈太缺乏了，可想而知他們同器械精良，服裝整齊的日本兵交仗是怎樣的困難。不過像他們這樣讓人家看起來覺得好笑，想起來覺得頭痛的農民軍隊，偏能和官家的軍隊兩樣，不退，單找日本兵打，還能打敗日本兵，不能不說難得。大家夥一條心，不怕死，怕是致勝的主因。那東三省的老百姓都能這樣幹，日本人的飛機大炮，未

必能有多大用處。人們每一想到這地方，就加倍地敬佩那些戰士們，就樂得不知怎樣好。

然而孫三的思慮畢竟太多了，居在這樣情形下，快樂固然是免不了的，可是緊跟着出現的憂傷也够纏得他無法排布。他雖說承認眼前的遭遇，對老百姓是有利的，他可仍不免認為有點過火，尤其是想到老百姓們這樣地反抗官府同日本兵，不但不應該，鬪不過，還免不掉自取滅亡的一日，大禍是快要跟來的。奇怪的他還是常常到廟上去聽講，回來又必然地帶給他一半歡喜，一半憂傷。但他却樂於把自己認為好一點的吃喝，送給義勇軍們吃，送點零用的東西給他們用，又全是自己送去的，覺得這樣作過了，就像安了心。再像他此時出乎反乎的矛盾心情，怕在他過去的一生中找不到一回能比得過。

同時，他看着二兒子每天扛着一枝鎗跟別人操演，守卡子，破壞鐵道，就爲他耽心。

他找過玉全，他想玉全或能解開他內心的不平衡狀態，那他也就覺得好些個，想不到，奔去了，給他的希求以大大的失望。平日裏，他看玉全是個老實人，比別人知道事故多一點，作事有分寸，現在完全變了個樣子，他竟然混在大隊裏幹起來。當了個工程隊副隊長，領着十幾個人掘戰壕，修土壘，像有許多工作作不够似的，那樣忙忙碌碌的。跟他說幾句，他說：

「三哥，這年頭，這一回，正是自己幹的時候啦，不幹個一高二低，日本人將來像對待高麗人那樣子，咱一輩子也別想擡頭！忘記我春天種高粱，有多受氣！」

他還說些別的話，和義勇軍人們說的話一個樣，孫三覺得不需要他重述，就帶一顆不平衡的心別了玉全，讓它再爭鬪着；這就使得他的精神亂了。掛念着兒子，耽心日本兵，愛護義勇軍，最後是又想到快把一個豐收弄到家門。

兩天來，別人歡天喜地的，而他是憂鬱多思的。

兩天來屯裏完全和從前不一樣。

但一到第三天，情形就有點緊張，一清早，六架飛機在天空飛，旋了好一會才走，人們猜到日本兵快要攻上來。

沒有人怕，要幹幹。

小城子、張家店、王家屯左近一百多里地的新佔地，義勇軍雖在圍攻下佔領了兩三天，畢竟防線太長，處處都要顧到，提防着敵人；而且有的地方的當地居民，爲的懼怕戰爭毀壞他們的家屋，莊稼，就聽信了日本人暗地裏的反宣傳。所以在第三天，小城子一帶地方再打起來時，人們先

還幫同義勇軍作些防守工作，後來是旁觀了，更進一步地受了日本人的誘惑，竟然在後方陣地搗起亂。義勇軍既然失掉百姓們的擁戴，事實上喪失了多半的實力，又添上了搗亂的行動，外面日本兵猛烈地攻擊，就有點沒法抵禦了，在半天中，就敗出了小城子，敗出了張家店，最後敗到王家屯。

各地敗下的義勇軍，除了因為戰略關係，衝到預定地點外，其餘的人都退到王家屯的附近。這小屯子有一條間路可以通到樺甸，守住可以進取，敗退也還有一條生路。這裏的老百姓都抱有必死的決心，就更助長了他們死守的勇氣。

王家屯這時當真變了樣，像多年酣睡的獅子，突地醒過來，咆哮着，怒吼着，人們發了瘋，幫同義勇軍準備大戰。近午，屯外到了日本兵的尖兵，停下了，兩方在相當地點對持着。退下來的義勇軍，不辭勞苦地又派到各要路上去防守。

八月初的太陽，和七月末原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一樣地在正午射出熱刺刺的光芒，但人們在酷熱下，感不到苦處，只在一心一意地作着事情。他們不慌張，秩序不紊亂，使屯中在將要變成戰場之下，還平平靜靜的。過些時，路上就不見了行人，作完了工事，都把身子藏在指定的田地

裏，樹林裏。

大的戰爭果然要到來，孫三慌了，坐不穩站不安地屋裏屋外不住地跑着，大兒子和女婿說不住他，他們也正有同樣的恐懼。只有二兒子和他們全家人正相反，平心靜氣地守着火車道那邊的防線。他快活極了，爲的他居然有這樣一天，有機會同日本兵對抗。

過午，六架日本飛機又出現在王家屯的上空偵察，然後，向房屋所在的地方拋下了無數的炸彈，於是，焚燒呀，炸燬呀，不一會工夫，有些房子燒着了，有些房子炸塌了。關帝廟全部炸燬了，被炸斷了一隻肩膀的悟空和尙，壓在零碎的瓦礫中，還不住的唸着「阿彌陀佛」，隨後，又一顆炸彈炸上他的身子，全身分了家，他才把靈魂遊上了天國，不在人世上唸那句大典了。這樣的攻戰，讓義勇軍硬沒有辦法，他們沒有打飛機的高射炮，只好躲在田地裏樹林裏藏着，不能衝，不能殺。他們情願打血肉橫飛的衝鋒仗，不願在無法抵抗的飛機拋炸下作了囚徒。

屯子裏掀起了很亂的哭號聲，再想鎮靜也止不住。一些看守家門沒有被炸死的人們，逃出險，躲到可以掩飾住自己的地方，眼看到家屋沒有了，孩子炸死了，什麼東西，什麼吃食，什麼牲畜，所有一個農家日用東西和全部財產，都燒成了火炬，化成了灰片。

爆炸繼續着，火繼續燒，房屋繼續毀壞，到後來，看看房屋全燒起來，全毀壞了，炸彈又往可以藏人的樹林裏，田地裏拋，這回死傷的人，可就有數不清的數目，全屯裏，火燒連成一片，莊稼、樹林、草地、和房屋，煙像迷霧般直沖到天空。

未炸死而炸傷的人，不能逃避，也全讓火燒僵了。

孫三的家，也都燒光了，炸完了，一家人，除了在屯邊守屯的二兒子，生死莫卜，只有他抱着六歲的二孫子逃到田地裏，其餘的人，連他女婿家幾個人，全炸死了。他眼看着自己住了好些年茅房，變成了廢墟，化成了灰片，他的心裏像尖刀剜心那樣痛。他叫着，跳着，哭着，呼天喊地，沒有一點用，而他就在這一時，眼睛一花，耳朵一聾，抱着孫子像超脫了人世似的，覺得一陣輕飄飄地倒到田地裏，就任什麼都不知道了。

屯邊的防守工事，緊跟着都炸壞了，然後，飛機飛到別的地方去。日本兵在遠地向屯子裏發炮，接着是衝鋒。

看一看，任什麼都燒的光光的，屯裏的人，不論男人，女人，越發堅厚起抵抗的決心。他們更深一層，更切底地明白只有幹才能有出路，不然就要等着死！收成無望了，就算能逃出了炮火，還逃

不掉飢餓！這眼前無人道的帝國主義轟炸，愈堅實起他們的信念，他們要和義勇軍同死，要打日本帝國主義殘暴的軍隊！

火繼續燒着，全屯一片大火。烘人，熱人，烤人，但人們忘記了憂愁，只願各處躲避着。紅紅的血，牲畜的血，人的血，流出無數的血河，但爲熱火燒過又都窒塞在地面上。

實在沒法防守了，火車道也由日本兵修復了，開過來鐵甲車，向屯子裏放鎗發炮，全個屯子只是紅紅的火，濃濃的煙和震天震地的炮響。守是再也難守了，留下了少數隊伍在後面斷後路，其餘的義勇軍，老百姓，一大羣看去像難民的人，從一條小徑衝出屯外，衝向樺甸去了。

十四

黑了天，涼了，王家屯變成了瓦礫場，靜悄悄的連一聲狗叫都聽不到。火早止息了。許是讓涼氣侵蝕了的原故，孫三的精神清醒過來，泛一泛嘴，伸伸腰，像作了一場大夢才醒過來，他開始想睡前的事，不是睡，他記起來，那是他昏倒的。他想起來白天所有的遭遇，他想起來昏倒前的一刻，他覺得寂無聲息的屯子，簡直是一塊野地。忽然間，想起來他的身旁原有個二孫子來的，急急地伸出手在黑暗的田地中摸，什麼東西也沒有摸到，想喊，又不知此刻的屯裏是否有日本兵解蹶

着。有就難免被聽見的。孩子許是不在身旁了，不然，絕對不會連一聲呼吸都聽不到。刮起來涼涼的夜風，吹起些燒焦的氣味。

其實日本兵根本沒有開進屯中，因為沒有什麼值得估領，搜查的，全屯是一片焦土，那能藏住人呢。孫三仍然惦記着他的孫子，只有一個孫子，是他親手從死亡中抱出來的，如果能把他扶養大，孫門還許能有個後嗣，二兒子，凶多吉少是不能指望的。他須得尋覓一下。喊喊罷怕人聽到，也不能不喊，小聲喊，一連喊了好幾聲二孫子的名字，總沒有人回答。憑他張大了兩只耳朵聽，除了給他一片寂靜外，什麼聲息也聽不到。

不一會，月亮從雲幕中冒出頭，地面上亮了一些，想到借月亮一線微光，也許可以尋到二孫子，他站起身，踉蹌地在田裏走起來。全屯中，怕只有他躺的一塊田地沒有燒淨，沒有燒到他跟前，爲此他還得以保有着一條生命，其餘的地方，盡他走，走來走去是一模一樣的焦土。走着走着，有時爲焦屍絆了一交，就以爲是二孫子睡在那塊，待到彎下身仔細看一會，不是，就再走。什麼鬼怪出現，什麼荒村怕人那類事情，他全然想不到。他忘記了防備屯裏有日本兵那事情，不，他因爲走了好久也碰不到一個人，就斷定不會有日本兵，他就大着膽子在各處尋求着。走到山神廟前，那

木龕燒完了，山神爺不知逃到什麼地方去。跑回自己家院，在瓦礫堆上走了好幾個來回，也是看不到什麼東西。他亂走起來了，意志完全不能支配他自己，走到楊玉全家那地方，到張六家，到好些地方，都沒有一間房子存在，讓他看見的只有模糊的燒焦了的人畜的屍身，和炸彈炸燬的深坑。後來不和怎樣他又走到了關帝廟，也是一場空，神爺們大概都躲到天上去了。他走着，走着，不怕涼，不知飢餓地各處走着，伴他活動的只有天上的疏星和月亮。

一直到最後，他仍然走回他的焚燬的家院，他倚着一塊土堆坐下，哭了出來，他哭他失去了一個很好的豐收，他哭他房屋沒有了，家人全完了，他覺得自己太孤單了，活着倒不如死去的好。究竟爲了什麼原故，使得他，他們全屯，或是更多的人，遭到如此的劫數？哭一會，幾經細想之後，他明白了，那全是由於戰爭！戰爭，這可惡的戰爭，是多麼慘無人道啊！然而孫三再想到戰爭的來源，想到日本兵的惡狠，想到義勇軍的和善，想到後來，明白了目前這戰爭是必要的，爲的反抗日本強權壓迫，流着血拼着命，犧牲家屋去戰爭是應該的，只有那麼戰爭一下子，才能明白以後的事情。

這麼的，他一反從前的態度，變本加厲地痛恨着日本兵，同情二兒子的加入義勇軍，確認義

勇軍的反抗是對的！從幾年來所受的壓迫與苦痛中，他更確鑿地覺得該有個擡頭的一天，而義勇軍正是給老百姓們爭取擡頭日子的軍隊！什麼聽天由命，什麼神靈保佑，什麼作順民，都不應該再幹了。他覺得自己的事情，只有自己起來幹，才能求出一條像樣的生路！

他想了又想，想的頭都有點昏沉沉的，後來他心有所悟般的自語着：

「也跟慶祥去幹幹罷。」

可是，緊接着他爲自己的年紀傷心了，失望了，覺得身子怕不允許他作一個衝鋒陷陣的戰士。他昏亂的心頭，立時就出來一重悲哀，他難過。

他覺得他的前途完全無望了，只是一條絕路。

不，他猛地從土堆旁站起身，心裏像閃出一條亮，他給自己開了一條新路，是清清楚楚的那樣一回事：

「你不能到前方打仗，難道也不能在後方作些零碎事麼？」

這在他，實在是一個意外的罕有的豐收。他樂極了，甚至於要發狂，望着天上的月光歡笑着，恨不一時就天亮才好。

修鞋匠

除了落雨天或是落雪天以外，每天天一亮，他就到那老地方把攤子擺出來，給人家修着破鞋，到晚上，收拾好攤子，他就回到城邊上的小草房裏歇夜。這樣地生活着，在這個小城中，他已經有着十五年的冗長歲月了。

十五年來，他像一個大人看着自己的小孩子似的，目覩着這個小城的變遷，他把它變遷地方記得牢牢的。十五年來他修鞋的價錢一年比一年漲，他記得牢牢的，十五年來他的生活一年不如一年，更是他記得牢牢的。他只能牢牢地記着，而他却說不明白那變遷是爲了怎麼樣的原故。

人老了，五十多歲的老頭兒，臉上自自然然地現出一些皺紋，嘴巴的四圍添上了毛茸茸的鬍子，眼睛也不像從前那樣幫他的忙，有時就不知怎麼地昏花了一陣子，還有，近來他常常感到腰酸骨痛的事情，使他怪難消受。但最使他厭煩而又悲傷的，莫如近二年冬天添出來的咳嗽，整天地不斷地咳嗽着，自己常爲那些咳出口外的唾液，淌到身上、腳上、攤子上無法處置，而想盡情

地哭上一場。

可是，誰管他老不老的事情呢，像他那樣的一個老修鞋匠，在一般人看來，還不是就像地面上極不容易看出的一個小螞蟻！一個渺小的螞蟻，只有閑逸的人才願費上一些用不着的氣力去尋求它呢。但是，他是要活着的，他並不因為人家不注意到他就失了多少生活的勇氣，要活着，就不能不工作，他就不能不給人家修着破鞋。夏天，破鞋的氣味，刺進他鼻子常常要嘔吐出來，冬天，自然惡臭沒有了，但天氣冷，又是不大好受，兩隻手雖然不時地烤着小火盆裏佯死的火，可是凍僵一陣子的事，一天裏還是可以有那麼好幾回。自己也想不到，惡臭薰着，冷氣冰着，這樣的竟至和破鞋作了十五年多的老朋友。

這小城讓日本兵佔過以後，他那時怎麼樣了呢？沒有怎樣，除了非常緊急的幾天，他聽別人的勸告，躲在小草房裏悄悄地藏着，以後，聽人家說街上平靜了，他就又照常出攤了。他怕什麼呢，說句實在話，日本兵未必就看上去像他這樣一個修鞋匠的人，真的，他橫豎自己只是個修鞋的窮人。國家的觀念，沒有在他老舊的頭腦中，刻劃出深深的痕跡。有時聽別人不負責任地說些日本兵的壞話，中國兵不爭氣的話，在他都不過是一聽了之罷了。不像別的年青人那樣輕易地就感

動到心血焦燒起來似的。

事變過去了，接着，他在偽「滿洲國」的治下作了一年多的公民。

修鞋，修鞋，依然是一天一天地用着自己的兩隻手修鞋，可是一看到自己穿在腳上的鞋，常常是一雙破鞋，人雖然老了，却不能不因此而激起自己一種莫明的氣憤：

「盡給別人修鞋，自己的鞋倒是破的！」

說這話，像是自己承認一個修鞋匠不該穿着破鞋似的，一方面，彷彿破鞋穿在修鞋匠的腳上，多少免不了有點可笑的而又不名譽的地方。

往常遇到一些苦力們來修鞋，坐在旁邊等着，看着他兩手「哧——哧——」地抽着線繩，沒有事作，這些主顧們就會問長問短地問些話，問話的頭一句，必定是問着年歲的：

「你老多大歲數了？」

這類話，他是聽慣了的，因此他會毫不思索的照着慣例回答着他的主顧：

「五十二了。」

「幾個兒子？」

「兒子我沒有兒子，我不願他再作修鞋匠。」

「那麼你是沒有老伴麼？老跑腿麼？」

「嗯……」嗯這麼一下子，像有些說不出口的哀怨。

兒子，他當真不想有，他怕他要和自己受同樣的苦，把一生的日子，都消耗在給人家縫破鞋上面。但老伴，他倒真有點感到需要，特別是近二年來，他老了，他是一個孤獨的老人，總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空虛，下死勁地包圍着他的左右，他自己有些受不住，還有，當他每天從疲憊的工作後返歸家裏作那頓晚飯時，就覺得比他作一天的工作還難受，他想，若果能有一個老伴，那這點事情，是會在家裏替他作得好好的。

雖然有這般的願望，另一方面他自己想的更開通：像自己那樣受罪的人，是沒有份享有一個老伴的，養活自己還嫌不足，兩個人可怎能行呢。

修鞋，修鞋，修了十五年的鞋才只能賺到個不充足的吃喝，再有耐心的人，也未必能像他這樣能挨日子吧。

「楊老頭，可不是一般人能比的，多有耐心，這些年。」

「楊鞋匠有耐心哪。」

別人讚揚過他，稱讚他的有耐心，他能說有耐心的事不好麼，不自己的確承認那是獨特的地方，應該歡喜的，但是，有耐心怎樣，對於他說是美好的讚揚麼？他果真需要這樣的稱讚麼？事實清清楚楚地放在那塊，如果它要會說話，那它就會老實不客氣地告訴了他：

「不錯，你有耐心呀，你耐過了十五年。你老了，但你還沒有耐出頭，還是給人家作着修鞋匠！你應該認爲別人讚揚你的話是可恥的才行呀，那些話是阻礙你雄心進取的惡魔，那些話是可以毀滅一個有勇氣人的前程而有餘！」

有人憐惜他，替他說過輕重不同的話。

「怪不容易的，憑兩隻手。」

「這年頭作修鞋匠真够苦啦。」

「指望修鞋吃飯，可不是件容易勾當。」

不負責任的話，本來是誰都可以說的，不論在何時何地，只要自己的嘴還高興動着的話，儘可以多多的說些這個呢。在他聽的人，早明白這種道理，因而既不爲話語打動了謀生不易的感

傷，又不願空說些無謂的答話，聽過後，就忘到遠遠的地方去了。

那麼，是他不想好麼？是個傻子麼？不是的！

他自己，說老實話，何嘗不想好呢，何嘗不知道生活的困苦呢，何嘗願意在困苦中忍耐呢。這些，還用別人說麼，別人單單空口說白話又有什麼用，一切只有他自己知道的頂清楚，他在這上面正下過很苦的思索工夫呢。

從前，他作過黃金一般寶貴而可愛的美夢，夢中的他，吻合着他的理想，距離現實的他，僅僅一個修鞋匠，實在相去太遠了。那夢想中的他，不是人世中的一個英雄，至少也該是社會上的有名人物，——像一個名流似的。他知道他也是一個人，英雄、名流又全是人作的，作到這樣就能高人頭地了。想，總有那麼一天，時機一到，他就一下子飛黃騰達起來。不過那麼的一天，究竟那時才會到來，他可就不知道了。

他在作着這樣的夢。

他在等待着，

一天一天地希求着，一月一月地一年一年地盼望着，盼望着那飛黃騰達的日子，雖然眼前

受點苦，他心裏倒覺得可樂，樂的地方足可以填補苦生活的損失。可是近年來，人老了，一年比一年老了，他夢想中的一個好日子到底沒有到來，他確定那日子沒有到來的一日了，而他把一切的美夢，夢中得意的願望，都死死地壓下心頭，還是操着老營生，用縫鞋來消滅他自己失望的創痛的深心。

人既然不死，縱然沒有那麼好的一天，自然也還得活着呀，用失望後懶懶的手不情願般地工作着。

但是，機會儘管怎樣躲得遠遠的，生活儘管怎樣的困苦，却不能因此就一下子抹殺了他從前的美夢，至少，在他的生活一段過程中，他是有過一個階段，讓虛榮籠罩的夢想中的希求心充實過的。這是一幅繪得真切的圖畫。

修鞋，修鞋，他仍然同平日一般地給人家修着破鞋。

然而，近來的事情，大大的不同了，從河南街，被警察把他趕出了街面，說是大街上不允許攤販擺攤子的。想不到呢。走罷，反正自己是個老頭子，再說說也不過是個窮修鞋匠，不走能怎麼樣。把攤子又擺到一個胡同口上了，人忙的連胡同名字都沒有看，不行，別的警察又來趕他了，話更

硬，更厲害，說是僞「滿洲國」的吉林省城不容許有許多攤子擺在路上的。又走，這些警察得罪不了呢，他們是替富人看家的狗，咬起人來不好消受。用眼睛溜着，找個警察不常到的僻靜地方，又擺下了，擺下了，擺定後就深深地出了一口長氣，接着，不自主地生了一肚子的火氣，他認真地覺得「滿洲國」太搗他的亂了，氣量太小了，像他那樣一個老頭子都不容許他生活下去。

可是，他顧不了這些，有了可以擺攤子的地方，他還是要修鞋呀，修鞋，修鞋——好生活。

壞的運氣，好像專和他作對似的，好像偏找他一個人似的，誰知道那是怎樣一回事，一下子，像發了瘋，好多好多的人，都穿起水襪子來，「太陽牌」「國華牌」的日本貨。差不多又都是些苦力們穿這樣鞋。可是那膠皮底的怪物，既不需在底上打釘子，破了底也不是用線繩可以縫得好的，他十五年來以苦力為主顧，給他們修鞋來生活，到這時，生意一天比一天地冷淡了，減少了。他沒有一點積蓄，一向只靠着兩只動着的手生活的，手多停一些時候，一不動，他的肚子就不免要多空出一些地方來，讓那空着的一塊地方叫着；這奇異的變動，他漸漸有些不能忍耐了，他覺得比日本兵佔過省城那情形還緊張些。但是，人活一天，就不能不想法把肚子填滿了東西，滿足它的需求呀。

有那麼一天，他的攤子又讓警察驅逐了，再走麼，不，他沒有走，他覺得總是走，走，走到什麼地方是呢，走到那裏為止呢？變了，這回他一反從前的自己，他擺出來一個老頭兒倔強的氣概，使他像忘記了王法似的，顛顛的手，緊握着修鞋的錐子，自己也不知道那來的那股勇氣，對着那個驅逐他的公務人員，反抗起來，一面憤憤地叫着：

「你！你們這些壞蛋！」

他的話沒有叫喊完，讓那警察跳過去把他手中的錐子奪去了，同時他還勝利似地連聲喊着：

「你要行兇？你要行兇？」

他一點也不害怕，忽然跳了一下，宛如他現在正是年青時代一樣，生氣勃勃地跳出那警察可以抓住他的圈外，恰巧在他落脚的地方，一個洋車夫正坐在車下面脚登座上休息着，他兩隻瞪得圓圓的眼睛，立時認出那是他的仇人，過去一伸手，一下子把他脚上穿的水襪子脫下了，用力地撕，撕壞了。

「你！你這壞東西……」

可是他這話依然不待說完，又讓那警察擋住了，不，抱住了他，那光着一隻脚的洋車夫也趕過來拉住他，他待要掙扎，為生命掙扎，為生活掙扎，但他人究竟老了，雖然回復了年青時的勇氣，究竟沒有回復年青時的力量，不行了，那麼無辦法的作了俘虜。可是他是不甘心的，又嚷叫起來：「我晚了，我晚了。」

那麼地嚷着，像是他反悔了以前把日子過錯了，現在想來認真的用反抗精神來過過，只是環境又不允許他了。

他是演着獨角戲呢，一個以天地為舞臺的戲，好大的場面，不一會工夫竟然號召了一大羣的觀衆，可惜他得不到半個觀衆的叫采，反之，他們倒衆口同聲地給他送出一個譁號：「一個瘋子。」

鄉下人

「十點鐘了。」

他看完錶，這麼自言自語地，又繼續着蹣跚着閒散的步子，那一座「第二十五號守望所」的崗樓，就隨着他的踱步，一會閃到他的面前，一會又移過他的身後。

再有兩個鐘頭，他就要下班了。

街上靜悄悄的，不要說是車子沒有過去一輛，就連步行的人，都找不到一個。崗位在蒙古旗胡同，其實這胡同和大街有同樣的寬度，然而，十點鐘的夜裏就沒有人來往，吉林城還是說不到是熱鬧的。

風是冷的，五月的夜風，還是趁人們不留意中，悄悄地撒出它的薄寒，侵入三四重的單衣裏。然而他，他不冷，雖說才只穿三件單衣，這時候，正因為他有一顆活熱的心，在內部攪動着，也就帶便地把寒氣，冷風擋走了。

他補上額當警兵，是十八天以前的事情，是因為局子裏有一個內親作文牘。本來，是個莊稼

漢子來的，小時候胡亂地唸過幾年私塾，認的字就不多，這些年田裏生活早都忘掉了，但他終因為局子裏有好親戚，一點困難沒有經受，他就幹上了這種職業。在屯子裏，他實在無法生活了，全屯裏二三百家人家，逃的逃，散的散，房子燒的燒，去年一場戰爭，轉過年一線生路都沒有了。然而人是不能等着餓死的，虧得日本兵下鄉打仗，把他一個鄉下人打到城裏來，當了警察，戰爭的出於他的意外，正相同於他現時守着的職業。他是滿意自己的現狀的，這比在屯裏作莊稼人好多了。

不過，留戀故鄉那是誰也難免的，他有時因此洒出幾滴悲傷的眼淚，但故鄉除了在生活上，一年比一年地增多給他一些困苦遭受之外，別的什麼好處他也沒有享受過，人是個二十五歲的小夥子，當然分得出好壞高低的，所以過後些日子，就自動地不再把回想故鄉那一回事情放在心上。

不幸的是在他目前的滿足生活中，還有一個使他引為難堪，使他自己不知怎樣處置的缺點！好像是，局子裏的同人們，連官長都算在裏面，人們多多少少都有些看不起他，說得厲害一點，就是卑視他，就因為他是一個鄉下人！這事情，存在他的心中有好幾天了，正是他此刻一面踱步

一面在心中盤算着的問題：

「鄉下老！」

「鄉下老土包！」

「鄉下老土包，一包包到老！」

這就是同人們譏笑他的話。不錯，他是一個鄉下人，但那又有什麼見不得人的地方？鄉下人就不是一個人了？還不止向，他說着冷嘲暗諷的話呢，有時候，只要大家夥一高興，再不然悶得極無聊的時候，隨便在什麼地方，都要找上他作談笑的材料。所以像下面的話，還算是頂平常的：

「楊海山，鄉下的月亮也別樣吧？」

讓人家說够了，笑够了，留給他的是無限的憤慨，僅止憤慨而已，他是從不敢向別人反抗一句的，他明白他是「一個」鄉下人，而對方却是「好多個」城裏人。

在飯桌子上吃飯，別人說他吃得多，說他吃得粗野，像一只餓狗；說起話來別人說他是笨煞；還說他穿的軍衣太不整理，像一個蓬胖的豬，總之，在任意一種舉動上，他都給別人作了卑視，取笑的一個丑角。

他的薦人因此替他難堪過的，記得有一天叫他到沒有人看見的地方，嚴厲地對他說：

「海山，你要處處留神，省得別人見笑！」

雖然是好話，是好意，終不能止住他臉上的一陣紅熱，那一時羞慚難當的情景，就像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聽人們在她面前說了一句做媒的話。可是，那只有羞慚，他還該另外加下一種氣憤！總得忍受下去，無論怎樣，容易才找到這樣的飯碗，要失掉了一定會餓死在街頭上的。

「是的，我一定處處加意謹慎。」

回着內親的話，是費了很大的氣力，那以後，他忽然想起來解救困境的方法，是：

「作出一件光棍，漂亮的事情給他們看看！」

立定了志向。那是說，作出了一件像樣的事情來，別人就都不敢小看他了，反之，也許他還會成爲一個衆目所集的要人。這是他鄉下人的笨心思，在他的時機沒有到來以前，儘管別人罵他十六輩祖宗他都不理會；有決心，有寬大的氣量，才能作出一番驚人的事業來。

「只有這樣，才能消除了別人的卑視！」

這是他最後的一個正確的結論。

想是想了，幾天來他沒有遇到好機會，使他完成了心願，而且他也不知道哪一時才能有那樣一天，那一天到來又該怎樣應付。希望固然是很遠大的，事實上他覺得實現的成分非常的渺小，像一粒細沙那樣不容易顯現到人們的眼中似的渺小。

踱了不知有多少個來回趨的步子，到後給與他的是一聲長嘆，他一方面嘆息自己的惡劣遭遇，一方面又由嘆息中激發出前進追求的勇氣，是的，他要追求那像沙粒一般渺小的希望！不想了，一下子，像捧一只爛瓜似地他把十八天的警士生活全捧出回想之外去了。

他停住脚步，無聊地擡起頭望着黑沉的天空，無聊地看着天上的星子，無聊地數着星子的數目；數不過來，星子太多太亂了，並且那些閃動，流轉的星光，映花了他的眼睛，當他無聊地低頭時，就覺得附近的街燈太暗了，陰晦的迷離模糊的，天上跟地下，顯然托出來兩個極端相反的對比——一面是光明燦爛的，一面是晦暗不清的。五月的冷風，不知怎麼一回事，像竄進了他的心口裏，他覺得一陣子涼，就彎下腰用手緊按着，恰在這時，背上的鎗就脫開他的身上落到地面上，「拍叉」一下子，這一聲清脆的響聲，突破了街上的沉靜。他趕忙拾起鎗枝，儘速地背上肩頭，直着身子忘去了肚子裏的不舒服，先往四外地方看一遍，看沒有值班的巡長走過來，心就寬鬆

了不少，不然，讓那巡長看到他背在背上的鎗會自動地落在地上，要罵他笨伯的，高興時，也許還擡起皮鞋腳往他的腿上踢那麼幾下，也許還要不停嘴地咕嚕着：

「你這笨伯！你這笨伯！你這樣鄉下土包那配當警察！」

現在，他全身出了一場大汗，把緊張的心神收束了，但心跳還是不能一下子完全止住的。這「拍叉」一聲，在他聽起來，當真比放一鎗的聲音還要大，正好，臨街的一個院落中，兩條狗依着摔鎗聲狂吠起來。

既然在靜穆的街上，平添出狗的狂吠，來衝破沉窒的狀態，在他反倒感染了一番活氣。不是他自己罵自己的話，他真要說狗是陪他過夜的良伴。可是，狗叫聲由懶散，低小而至於停止時，他發覺到他自己是一個孤獨客，並且懶散的狗叫聲，分明是在熟睡中驚醒過來的，它那種不得已地叫出來，還不是跟他的由於職分的原故才在深夜中站在街上一個樣！

偶然地，——那實在是偶然地，聽到幾聲車鈴聲，從臨近的街頭或是遠處的什麼地方響一陣子，也是像狗叫似的那麼懶洋洋的，使得他想起來疲倦，休息——去睡眠那一回事情上。

他再拿出錢來看。

「才過二十五分！」

狠狠地自語着，他恨時間過得慢！彷彿他認爲時間有點兒故意開他的玩笑，不肯把前進的腳步加快一些。他因此生氣，把錶一使勁兒就揣在袋子裏，他索性不再看它了。想到睡眠，就想到屯子裏過去的日子，此刻要在鄉下，十點多鐘，早不知作過多少好笑，嚇人的亂夢了。然而現在他是在城裏當着警察，比不了在鄉下當莊稼人，他因而不能不把身子交給官家使用。

他現在是當差的人了，不應該說他是公務人員了；因此他要爲公家服務，站崗，正是他的職分。

但這些，在他的頭腦中湧現一刻又消失了，他沒有精神，同時也沒有才力去理解，同時，他爲的避去北胡同口刮過來的北風，就把身子奔到崗樓的南面，倚着板壁站在那兒不動一動。風有些專同他作對似的，刮不進別家緊閉的大門，倒是加足了勁兒刮得崗樓上發出「嗚——」的細小的苦叫聲。

這是不不要緊的，他倒更願意接受北風吹刮的好意，這可以突破他的沉默。只怨北風並不聽從他的擺佈，一會子全止息了，使他好意的接受，只得到了無限的空虛，依舊陷入沉寂的夜幕裏。

昨天晚上，彷彿在同一時間內，還過了幾輛車來的，也還有過路的人，他記得清清楚楚的，但今天夜裏，僅僅是昨夜和今夜的分別，不知爲什麼就差了樣子。忽然，他想起來今天是五月的頭一天，警察廳在上月底就出了佈告，除了說明這一月中要加緊戒嚴之外，還要人們無事時不要在深夜走路，他就爲今夜街上缺乏行人的原故找到了解答。他只能想到這裏。

皮鞋走路聲，佩刀磨擦聲從胡同南口響過來，他猜到是巡長來巡邏了，趕快把鎗枝緊了一緊，然後，挺出胸脯筆直地站在崗樓的旁邊，兩眼死釘在眼前過街的板圍牆上。一向他就聽慣了上官的教導，說一個警察，要有一個軍人的氣魄，站在某個地方，要挺直了身子，像一個木偶那樣不能動上一動。他雖然是個鄉下人，自己相信這一點作得不比別人壞。

巡長走到他的面前，照成例，他先打了一個立正，然後，看巡長掏出小本子記他的勤務時的姿式，然後再打個立正，最後用眼睛衝着巡長的屁股一直送到胡同口看不到影子時爲止。

「你可要仔細，別睡覺！」

巡長臨行時警戒他這句話，他覺得是多餘的，別人可以不仔細，可以設法偷懶睡覺，他楊海山從來沒有那樣作過。

巡長一走，又留給他孤零的一身和沉靜的街頭，他又來踱步了。對於那個巡長，他曾經生過兩回氣的，他認為巡長本身，沒有什麼出衆的地方，更不比他高明，可是人家就當了巡長，他只是
一名警兵，他是生這樣的氣。

沒有別項事情作，他就把全副精神都放在靜聽自己腳步聲的事情上。

時候是漸漸地晚了下去，街上更比先一時靜，太靜了，附近院落中風吹古樹呼呼的聲音，顯得陰森森的，不免有點兒怕人。他真不願在夜班站這條胡同，一些古舊的房子，圖書館，學堂，這些地方，都被人們傳說着可以在夜深時跳出來某種嚇人的東西的，又不是人力抵敵得過。一向在鄉間他就不敢走黑路，怕路旁的一些墳園裏的死鬼嚇人。可是爲了要吃飯，心裏面怎麼怕也要壯起來膽量。但在白天，他還樂意站這條胡同呢，這條胡同，早上，晌午，晚上總是不斷地走着一些打扮得又漂亮又體面着人喜愛的女學生，都是那麼差不多的二十上下的年紀，一看到就怪那個的。這地方正在女師範，女中學的中間，成爲她們上學校裏必經的要路。她們每天笑嘻嘻地走來，又笑嘻嘻地走去，人人手裏都拿着小巧的書包兒。初初來站崗的時候，一碰到，他就先紅了臉，頭垂得低低的不敢看一眼，稍過幾天他就熟悉了，而且變成了一種暗地的關心，所以，他在這深

夜裏，由於想起來那些女學生們，把四周的惡劣環境都忘記而不在心上了。

這都沒有什麼關係，要緊的是時間過得太慢，不同樣的時間，白天過得很快，偏是夜間就這麼慢得急人。

不知是因為亂想了一陣子，頭腦昏了的原故，還是身體疲乏了，他一連打起來好幾個呵欠，順便伸一伸懶腰，覺得全身都有點懶洋洋的。

「要睡了？」

他自己問着自己，不信自己的身體會壞到眼前的地步，他要驅除睡意，就用手提着鎗，實行慢速度的跑步了。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跟着脚步的起落，他低聲唸誦着，這麼一來，崗樓死站在那裏不動，倒像是個站崗的警察，他宛然作了來往過路的車馬和行人。

跑着跑着，他看到從白旗堆子胡同口拐過兩個穿着布長衫的人，他知道是兩個學生，裝作沒有看見似的，他仍然跑着他的慢步，仍然頻頻地低聲重唸着：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可是，跑過兩個來回，學生的影子都瞧不見了。

本來，他誠心地歡迎兩個學生走到他的跟前的，因為他太孤單，太寂寞，很想藉機會跟學生談幾句閒話，他不但可以打聽到一些兒學堂裏面的情景，順便也可以混過去難挨的時間，現在，學生走到別的路上去了，他的預計成了妄想，自己就不知為什麼怪起學生的不識抬舉，這也就是把他自己奉為一個了不起的人物，所以他罵：

「好心好意打算跟你們談談，好小子倒走了！」

緊接着他又想，這麼晚的時候，他們為什麼不回家睡覺呢？他忘記了廳裏出的戒嚴佈告，沒有把兩個學生猜到那上面去，但他忽然想到了一件有趣而又令人妒忌的事情上，他想成兩個學生，十成有八成是到前面女中學爬牆頭幹好事情去了。不是爲着職分，但又不知是那一股勁兒鼓着他，使他把脚步悄悄地移向崗位以外的女中學那一邊去。

「早就知道男女學生是混不清的，大夜晚不睡覺，可倒好……」

他儼如道學先生的口吻，下着斷語，還是說好奇心驅使他罷，他加快了脚步。什麼靜穆的夜

街，什麼嚇人的東西，什麼深大可怕的院落，此時都讓他忘得乾乾淨淨的。

地面上，平空添出一小堆一小堆的小塊花紙，他起先以為是女學堂裏風刮出來的碎紙，後來越往前走，小花紙愈多，他就猜不出是那裏來的——女中學兩扇大門緊緊地關着，就算風從房上把花紙吹出院外，那也不能只落在這一條胡同上！他站住腳，使力地端着鎗，往四外搜求着，他不管那些花紙，只注意到兩個色鬼怎樣把身子挑進女中學的磚牆去。沒有什麼蹤跡可以使他發現到那兩個行為不正的壞貨，憑他在學校的附近走了兩三個來回，還是一無所得。攔在他面前的兩個學生的行蹤，現在只有兩條路：一條是他們走到別的路上去，——那就是他冤枉了別人；一條路就是已經跳進磚牆去了——就正是兩個壞蛋！好東西壞東西他都不想管了，他忽然想起來快要到他落班的時間，他須得快些兒趕回崗位的。他轉身向原來的路走回去了。

路旁的花花紙，真是太誘人，那樣的多，他想倒可以拾回局子裏當拉屎時的手紙用的，順勢彎下腰，圍了一堆。裝滿了兩個衣袋。另外，拿出一張，就着路燈的光亮，他看那紙上是寫些什麼字。黑壓壓的印着密密的一面字，他沒有認出來幾個，不過，他到底把那最後兩行比較大一點兒的字認出來了。

「我們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我們要反對『滿洲國』！」

認出來了，唸誦完了後，腦海一下子就冒了一陣涼風，他早知道說日本同滿洲國的壞話的就是造反！這是上官告訴過好多回的。可是哪來的呢？天上掉下來的，學生撒的？緊接着他把揣進衣袋裏的兩袋紙全掏出來，看一看，儘管顏色不同，印的字樣都是一模一樣的，他氣地一下子全摔到路旁去了。

重回到自己的崗位，他仔細地把事情推想一遍，認為確是那兩個學生幹的，不過他想發些紙單又能有什麼用，不是費力不討好麼。也不對，如果沒有用處，又何必深更半夜幹這勾當！他想不透，但他還是在想着，想着……

忽然，他端着鎗，像被打的狗似地一直地順着舊路又跑回去，他想起十天前巡官說過發傳單反對新「國家」的事情，常常發生，如果能抓到發傳單的人，一定會得到廳裏的獎賞，並且要升官。現在他想到那些小花紙是傳單，他想到他自己原爲的要作一番驚天動地的偉業以爭求自己的顏面，堵住同人們的卑視和開玩笑的嘴，幾天來就正在找這種機會，找也找不到，不想現

在機會來在面前他反而丟掉了。所以他什麼也不多想，只想加足了脚步，能抓住那兩個學生，就是一個都行，那他就會得到同人們的重視的。他急速地奔着，他又後悔他自己錯想了兩個反抗「滿洲國」的奸人爲采花的壞人，他一面追着人，一面還責罵着自己的愚蠢：

「你這個鄉下人，你這個笨伯！」

他瘋狂一般地奔跑着，遇見巡長帶隊來換崗，嚇住了他：

「楊海山！」

他止住步，好危險沒有跌了一交。他明白了，就呼呼吃吃地打了一個立正，然後上氣不接下氣地述說着：

「報告……巡長……有兩……兩個學生……撤……撤傳單……地上……」

他用手指着地上的花花紙。他是想在巡長面前報功，但當他仔細往巡長身上看，打算停一下再述說的時候，他看到巡長的手裏也正拿着些花花紙。巡長倒反問他了：

「你看見人沒有？」

「兩個穿……着……藍布衫學生……」

「那怎麼不吹警笛呀？」

巡長不待他口吃地說完，攔腰加上一句，這句話，他沒有回答的了，要他說出那見不得人的錯想了學生的話，那更會笑他了，更會看不起他了，但他不能說看不見的話，因為他已經把兩個人報告過巡長。他着急，巡長正瞪大了眼睛等他的回話。

「我……我……我正來追！」

等過好一會，他才冒出來這一句，說完，為表明他的盡職起見，為的要討巡長的重視，他更用足氣力說：

「巡長，讓我去追！」

他當真端好了鎗，又預備往前追了。

「追早跑了，追你自己的影子去罷！你這個鄉下土包！」

巡長竟然罵起他來，同時他還聽到換崗同人「哈哈」地笑了一陣。這時候，如果地上裂出一條縫子，再能再下一個人的身子，他一定毫不遲疑地跳到那裏面去，他寧願死在地縫子裏，不願在地面上受巡長以及同人們的奚落。他進退不得，呆住了。

「還不跟着走！傻瓜！」

巡長又罵他，但是，這却解除了他進退維谷的窘境，他隨即把身子排在隊後頭跟着走了。

他就心回到局子裏人們要給他更難堪的譏笑。他的鄉下老土包的名號，就像那些土當真厚厚地黏在他的身上似的，使他再也無法抖掉了。

中華書局出版

世界文學全集

苔絲姑娘

呂天石譯 一冊 二元

Thomas Hardy: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本書是英國近代小說家哈代生平第一傑作。以簡潔清秀之文筆，描寫一鄉下小姑娘的種種困苦之遭遇；但是她一生的不幸，並非由於自造，乃是受了所謂天命的支配和控制。本書非尋常一般的言情小說可比，乃是一本使你認識人生是什麼的有價值的書籍。書首有很長的序言，詳論哈氏的思想，技術及其作苔絲姑娘之旨趣；書後殿以極詳細之註釋，愛好文藝者及現代青年作家均不可不讀。

人與超人

張夢麟譯 一冊 一元二角

G. B. Shaw: Man and Superman

本書以極幽默，極輕快的筆調，寫出他的極真摯的人生哲學，社會批評。這本書的內容，表面是一個英國現代社會組織下的男女戀愛的喜劇，骨子都是蕭伯納自身所謂蘇格拉底 (Socrates)，達爾文 (Darwin)，馬克斯 (Marx)，蕭伯納的哲學。我們不去管他這些哲學，這篇也是極使人發生快感的幽默喜劇，我們若從劇中體驗他的思想，更可知道他對於近代文明的批評。蕭伯納一生最幽默，最獨創的警句和諷刺，都在這本書中借劇中男女的口吻，一一道出來了。

神與人之間

谷崎潤一郎著 一冊 一元三角
李漱泉譯

本書作者谷崎潤一郎氏，是一個特異的天才作家，他的作品能捉住青年心靈深處的某點，故始終受着青年們的敬愛與信仰。他不但是個小說家，他的戲曲乃至電影劇本，都有獨特的世界。本書計有五篇：(一)神與人之間，(二)前科犯，(三)麒麟，(四)人面瘡，(五)御國與五平，均為其得意之傑作。譯筆異常生動，並附有作者評傳及年譜，以資參考。

田園之憂鬱

佐藤春夫著 一冊 八角五分
李漱泉譯

本集所收“田園之憂鬱”為其出世作，本原名“病的薔薇”，幾經易稿，始成此定本。書中寫一寂寞情懷之詩人，偕其年輕之妻，由都會避居田園中底心境。有細密的自然描寫，有嚴冷的自己解剖，有悠涼的前塵影事的回憶，所謂以散文詩寫小說者。其他：“阿絹和她的兄弟”，以平凡的背景，寫純樸的人情；“殉情詩集”，宣洩著者某柏拉圖式的戀愛中“車輪下的薔薇似呻吟”。

現代文學叢刊

- 東西文學評論……劉大杰編譯 一冊 五角
- 寫劇原理……熊佛西著 一冊 四角五分
- 幾個偉大的作家……一冊 七角
I. Turgenjev 等著 郁達夫編譯
- 玫瑰的刺……盧隱女士著 一冊 八角
- 小菊……予且著 一冊 一元八角
- 苦戀……劉大杰譯 一冊 一元二角
A. Schnitzler: Bertha Garlan
- 舅舅昂格爾……一冊 一元
Istrati: Oncle Anghel 賀文林譯
- 愛的霧圍……盛明若譯 一冊 一元二角
 王彥威譯
A. Maurais: Atmosphere of Love
- 快樂的人們……一冊 五角半
H. Sudermann 等著 周頌棣譯
- 春天的歌……一冊 八角
J. Kozzak 等著 孫用譯
- 懺悔……何妨譯 一冊 七角五分
M. Gorky: A Confession

中華書局出版

新文藝叢書

日本現代名家小說集

菊池寬等著 第一輯 五角
查士元譯 第二輯 五角

結婚集

Strindberg 著 五角
梁實秋譯

波多萊爾散文詩

波多萊爾著 一册 六角
邢鵬舉譯

珊拿的邪教徒

Maupassant 著 五角
王實味譯

犧牲

D'Annunzio 著 一元五角
查士元譯

現代法國小說選

蘇保·拉鮑等著 五角
徐霞村譯

旅店及其他

沈從文著 一册 五角

輪盤

徐志摩著 一册 六角

休息

王實味著 一册 二角半

口供

郭子雄著 一册 三角半

少女書簡

夏忠道著 一册 三角半

幻醉及其他

謝冰季著 一册 七角

金絲籠

陳楚淮著 一册 七角

春之罪

茅以思著 一册 五角半

石子船

沈從文著 一册 五角

愛神的玩偶

孫孟濤著 一册 五角半

勃萊克

邢鵬舉著 一册 三角半

虹

胡山源著 一册 八角半

阿鳳

冷西著 一册 五角

過嶺記

I. M. Tuzov 著 三角
孫用譯

死的勝利

D'Annunzio 著 二元五角
伍純武譯

斷橋

Wilder 著 六角
會虛白譯

傀儡師保爾

I. Storm 著 三角
羅念生陳率林譯

卡爾與安娜

Pyank 著 一元二角
盛明若譯

愛麗兒

A. Maurois 著 一元二角
李唯建譯

詩人柏蘭若

Sacha Guitry 著 六角
李萬居譯

水仙辭

Paul Valéry 著 四角
梁宗岱譯

德國名家小說集

W. F. Reichl 等著 五角
劉思訓譯

中書局發行

影印

金聖嘆批改
貫華堂原本

水滸傳

江南連史紙精印 巾箱

劉復收藏 定價八元

劉半農先生以珍藏之貫華堂原本水滸
月十四日書於平寓的最後絕筆——
二十四回本，有一百二十回本，
是金聖嘆批改的七十一回本，
本；其餘諸本，只是學者們考
的閱讀與欣賞計，有了金聖嘆
，聽說北平圖書館藏有金聖嘆
原刻。可是，這部書已經「半身不
！因爲全書的紙張已酥了，脆了，
月，琉璃廠松筠閣書店，居然替我找
，這一樂真是非同小可！……」由上
上所佔的地位，不言可喻了。至於本書
杜堇所畫的，今亦影印插入，並有葉德輝先生的跋語，更爲生色不少。

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印刷
民國二十四年一月發行

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審字第七一〇號

文藝叢刊 豐年 (全一冊)

◎ 定價銀三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著者 李輝英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逵

印刷者 上海靜安寺路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各埠 中華書局

(八三四四)

92

4414

(15) 1/10

標商冊註



.63
.4-4

